

辯偽錄

嶽

C40
4514
222

支那
述

辯
偽
錄

五
一

獄

C40-45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三武州新臺山
找微安路院庖厨中永
為寺持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贈 寄

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田健次郎氏

辯偽錄序

元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張伯淳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辯偽錄之所云良
有以也洪惟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邦以佛心子育
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元辛卯之歲孟春大雲峯
長老邁吉祥欽奉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辯偽錄奏對
天顏睿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道士丘
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為文城觀毀滅
釋迦佛像白玉觀音舍利寶塔謀占梵剎四百八十
二所傳襲王浮偽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

少林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真僞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詞屈奉旨焚僞經罷道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占餘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奏續奉綸旨僞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鼠匿未悛邪說誦行屏處猶妄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爲僧不爲僧道者娶妻爲民當是時也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璉真佳大弘聖化自至元

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爲僧者奚啻七八百人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之梁棋間典故如南嶽山之券爲事僞者戒試嘗攷之自大教西來漢明帝迎摩騰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上表譏毀佛法當時築壇以佛道二經焚之道經悉爲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者跣身作十八變有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之至言道士爲僧者不可勝數如寇謙之矯妄崔浩惑魏太武而崔浩卒以族誅曇謨最之挫屈姜斌斌流於馬邑

齊曇顯之愧陸修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辯化胡之僞
勅搜聚天下化胡經抑嘗火其書矣由古而今歷代
帝王之制斯可忽諸蓋世尊等視三界衆生由如一
子棄背大覺是子背其父也子背其父是自昧其所
天也且師老子者道德二篇以清虛澹泊絕世棄智
立其宗隱居以求其志脩然無爲爾今盜名之徒叢
嘯黨援假立冠褐峻侈宮觀苟世利養豈老氏之用
心哉況老氏謂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辯者不善善者
不辯勿矜勿伐抱一爲天下式而占毀佛寺竊經扇
化胡之僞是若拙若訥歟是善者不辯歟師老子而

違其術亦復違其自宗矣若嫡師於老子者則弗爲
也過歸末流爾雖然麒麟至於走獸鳳凰至於飛鳥
蘭蕙至於薰蕕梅檀至於穢壤則世未有舍鳳凰麒
麟之瑞蘭蕙梅檀之馨而慚走獸飛鳥之常薰蕕穢
壤之垢者人心天理愛惡之所同也奈何菽麥未析
而甘事於僞妄不實之教復誇誕其浮辭侮慢大覺
訕毀至聖而弗憚三塗之淪溺乎斯辯僞錄之正名
教造理淵奧排難精明凜乎抗凌雲之勁操坦然履
王道之正塗而隄備後世之溺於巨浸者其爲言也
至矣蓋有僞則辯無僞則無辯豈好辯哉弘四無礙

之辯者邁公之德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
我皇金言喻辭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
皆如指信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明逾日月堅逾金
石爲萬世之龜鑑則斯錄豈小補哉

辯偽錄序

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號三才既立乃叙尊卑
之名肇分六爻始畫八卦而有書契定乎訓章鳳篆
龜圖金縢玉字百家之異轍萬卷之分區雖理究乎
精微言殫乎物範紀情括性未出乎域中原始要終
詎該於化內況乎法身無相高超於象帝之先真諦
絕稱迥出乎思議之表英猷茂實代有人焉如意者
俗姓乎延氏太原人也系乎延讚之裔世傳纓冕累
葉播遷代郡因爲家焉九歲落紺隨師請業玉離荊
岫價重之德彌彰桂去幽巖馨香之風遠遞阿師內

窮三藏之奧外覈九流之源名冠於中華聲聞於朝
野運談天之口施不世之才郁郁間綺錦之文雄
聳凌雲之氣班馬之珠玉未可同年顧陸之文章寧
堪並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之書三清謗
道之文十異九迷之論混元隱月之祕靈寶赤書之
儀煥若胷膺明猶指掌加以禪叅於五派傍閱於群
書既有雄才巨筆特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挫
邪則有吼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侔安
遠學邁生融實覺海之龍鱗迺佛門之柱礎切見全
真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經令狐璋等學業庸

淺識慮非長並爲鄙辭排毀正法擊茲布鼓竊比雷
門使中下之流咸生邪見欽奉薛禪聖明皇帝發大
悲心愍其盲瞽恐墮泥犁勅令製斯論耳震蕩法海
摧彼詞鋒碧鷄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驚狀鴻鑑之
焚纖翼猶炎日之煉輕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
慈定已破魔軍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欽奉先
皇帝聖旨勅令天下僞經一時焚盡由是佛日重暉
於碧漢法雲廣布於閭浮右如意所作文賦注解四
經序韓文別傳性海賦等在世已傳然茲論五卷二
百餘紙窮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彌高而

和彌寡淡可愧焉余文慚綺麗學匪通圓覩斯論之
嘉言欽吾皇之鴻護不勝手舞勉爲斯引輒以藤綆
聯彼珪璋庶博雅君子詳其致云爾大雲峯住持襲
祖沙門雪谿野老貴吉祥述

辯偽錄卷第一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蓋聞法王御世弘正道以濟時明主臨軒闡皇極而
拯物剪邪扶正崇德辯惑故堯誅四凶而八紘道泰
佛降六衆而五印歸心皆所以整亂救焚啓迪耳目
夫我佛者功成曩劫爲物降靈無生示生利見大千
之土絕相現相頓化百億之方猶皓月之流空千江
普應若長風之噫氣萬籟聞聲誘癡子於一極之乘
引迷途於八正之路拔五濁之熱惱撒四倒之樊籠
指衣下之明珠剖塵中之經卷破魔軍於道樹不下

廟堂擢外道於金河折衝無外恩流萬國澤及四生
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無疆之界群生無感大聖
歸真聖哲繼輝維持玄範則有馬鳴龍樹恢教網於
西天提婆愛賢建法幢於南印世親擅鞭屍之德陳
那聘吼石之奇挫外道於一時播嘉聲於萬古泊乎
金容東夢玉馬西來摩騰顯正於洛陽道書咸從火
化僧融破邪於關內梵志結舌無言懸佛日於昏衢
扇慈風於寰宇英髦接武俊彥聯芳故有大統齊法上法
師多能折姜斌於魏闕法琳博物排傳弈於唐朝騰
盛德於當時震佳聲於叔世但以去聖逾遠魔僞逼

真紫實亂朱珉常混玉自非上智疇克考明所以鼠
璞濫名周人一其貴賤鷄鳳殊狀楚俗迷其是非故
有守文曲流拒爲異端之說巧言邪道引爲同己之
談雖至道無損於毫釐而僞說有塵於視聽此幽途
所以易墜聖門所以難涉者也我元之有天下也慶
叶金輪禎符玉曆掩六合而光宅統萬國以提封東
盡蟠桃西窮細柳南移金鼎北抵玉衡自尊盧赫胥
以來秦漢隋唐之後未有如今朝之盛者也太祖太
宗頒明詔而匡護元帝明帝捨金寶而修崇咸思付
囑之心共仰慈悲之訓免其賦役展其化風今上皇

帝深仁睿智體道寬明荷四聖之雄基纂百王之洪烈萬機之暇眷顧佛門諷百千藏之金文延數萬僧之勝會植福覺苑修建伽藍政尚寬仁澤及黎庶搜揚仄陋黜陟賢愚明釋道之淺深達邪正之優劣道士無識蔑視國家欺以朔方之居肆其私臆之辯丘處機妄言詔上李志常矯飾媚時萃逋役之罪徒集排釋之偽典令狐璋首編妄說史志經又廣邪文效如來八十二龕集老子八十一化古今不辯經史匪通攘竊佛書收爲道教採釋瑞而爲老瑞換姓安名改迎祥而作老祥擅爲已德僞中生僞虛上架虛張

李聃出於空洞之前屈迦文降於周莊之代立傳圖像行板流通俾尹喜作佛尊老聃爲釋迦之祖伏犧

授訓高伯陽爲犧農之師軒皇問道於廣成認爲老

子文王師承於呂望組爲老君周公屈膝於牀前

教以璇璣經孔子厥角於座下禮問滅三教而獨顯超千聖

以居尊孤高五運之前作師百代之下域中獨聖更

有誰何巧飾百端了無一實詳此圖也意欲剪除百

氏獨擅一宗掩犧軒之聖功滅釋孔之洪範元惡大

憝世人不知雖有窮之亂夏政王莽之欺漢庭未足

過也若非主上明聖朗鑒無惑孰能察辯真僞目識

是非由是特下明詔揀定虛實萬載凶裁一時而拔
爰有典教宗師少林和尚者祖庭柱礎梵宇棟梁心
質直而無私性淵澄而深博愍其愚瞽蕩彼迷封掃
妖祲於長空揭佛日而高朗祥邁側聞斯論不可惜
言嘉聖主之神聰美少林之雅對聊憑正典斥破狂
談塞妄說之根源倒邪山之林藪使大羅玉帝魂驚
於九天之中元始天尊膽落於三清之上萬天教主
羞被難伸九府洞仙慚惶無地且條數件舉一例餘
俾夫金鎗各色涇渭分流玉液澆腸使迷涎而蕩散
金錕刮瞋令智眼以分明爲暗室之夜光作幽衢之

曉鏡通明達士知此道焉至元二年歲次旃蒙龍集
星紀陽復之月絕筆於萬壽蘭若

妄立天尊僞第一

第一化云道者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於此幽玄
微妙之中而生空洞空洞者真一也真一之氣化生
之後歷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
氣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無
上乃虛皇天尊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中三氣三合成
德乃生玄老卽元始天尊也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下
三氣三合成德共生太上卽太上道君也自後又一

氣復生三氣每氣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合成德其生李老君雖四聖相次各不相因謂之獨化老君生後乃生五運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第五化云老君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乾坤

辯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玉版玉牒之記金縢金匱之書秦漢魏晉之章宋齊梁陳之簡記事記史直筆直言靡覩虛皇之名不聞元始之號安有手執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金冠別號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教主統御九華之宮縱有

天尊之名並是偷竊佛語古經稱佛名爲天尊不關道君之事竊他美稱妄自尊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案列子及易鉤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咸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極者質形已具混沌未分也太極之後乃生兩儀謂之天地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冥冥漠漠本絕音容何得謾張九氣妄生四人虛上生虛似敲空而求響僞中起僞如趁影之尋蹤豈不思既立其名須有其

體既立其體須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族何起居在何處若有源系出在何書若無來由卽是虛設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目起於伏羲甲子唱乎黃帝將今記古顛倒何多且上之三尊爲有形耶爲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須有年代時處姓氏名字前云三氣共德而生則是以氣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是無形本無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月二日出遊西河遇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群仙導從手把華幡師子白鶴嘯歌

噫噫同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玄玉符此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則知海棗虛談有名無實彫冰鏤雪枉廢詞章山海之所不收大荒之所不載庸愚巧飾何足信哉老君衰周之柱史誑云混沌之祖宗避周亂而過函關妄云天地之父母旣自語之相戾何函矢之相攻掩耳偷鈴欲隱彌露道德章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乘玉衡之輿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離羅之衣廕九光偃鶴之蓋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作元氣之

祖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爲帝王之師作天地之母何有不敢爲天下先乎遼陽高憲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答憲指中尊曰且饒這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爲笑

創立劫運年號僞第二

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氣其氣相擊往來亂射經百億萬氣之後其氣方慢往來流行爲自然之氣

此偷佛書

世界初成風輪下旋之事也

又號彌羅萬梵之氣又經九萬九千

九百九十九億氣之後結吉祥之氣成一聖人自號

元始天王同時生五老

五行之主

其劫號延康年號龍漢

又經如上氣數乃生道君時劫號赤明年亦號赤明同時生九老分爲九天又經如上氣數方生老君劫號清運年號上皇時生八公又立五運太易太初等老君乃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萬物始備矣

辯曰蓋聞班固律曆之志史記天官之書皇甫謐之帝年陶隱居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先有年號三氣之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濛一氣何有

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雖竊佛立劫之名而不曉成壞之數梵云劫波此云時分時雖長短皆立劫名錯謬梵言迷惑體相釋教未來此土但有劫殺劫賊故許慎說文云以兵憐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逼奪名劫豈有劫運之言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名位既有年號斯張將以率領萬方整齊四海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得建年號無名位者不敢立焉孔子雖然刪書定禮分辯君臣以無貴位止號素王矧乎老聃周之柱史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安建年號哉沉軒皇之前本無甲子

黃帝臣大漢武之代始建年號武帝始將古標古亦號甲子

何僞乎或曰老子生於天地之前別立年號有何乖違答曰旣在天地之上乃是太易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杳然空寂唯一溟濛建立年號統領誰人乎明知偷佛莊嚴賢劫星宿之意而立此延康赤明清運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山羌偷王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爾下云老子生於天崗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開分三界僞第三

第五化云天地有形之大者太上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天地運玄元始三氣而成天上爲三清三境卽始氣爲玉清境元氣爲上清境玄氣爲太清境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而爲九天第一鬱單天第二上禪壽無量壽天第三梵藍須延天第四寂然兜術天第五波羅尼蜜不驕樂天第六洞玄化應聲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氣每氣爲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爲三十六天則三界四民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六天爲

欲界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欠一十八天爲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皇笏天七靈明天八端靖天九元明天十極瑤天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十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思天十七阮樂天十八曇誓天次四天爲無色界一霄慶天二元同天三妙成天四禁上天此二十八天名爲三界此上又四天名爲種人天一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賈奕天此四天超出三界又云上三天爲三清境一曰太赤天二曰禹餘天三曰

清微天最上曰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玄都玉京鎮於其上三尊所處焉又太霄隱書云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几金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居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

辯曰詳夫蛇軀伏犧牛首炎帝之書龍師太皞鳳紀少皞之典

談天鄒衍論天黃綽之誥括地志輿地圖之圖甘氏星經

張衡靈憲不說三清之號匪聞大羅之名並是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採他名相粧綴已書且道教之宗源起黃帝而老子涓子列子莊周鶡冠尹文派爲道教

諸子所談並無說天之事唯是張道陵所集靈寶經中始說三十二天効佛神咒而作密言自後道書互相鼓唱空枝引蔓唯誑下俗佛教未來云何不說釋經廣布始唱斯名明名修靜增加三張妄闡狗偷鼠盜何足貴乎爾雅之立四號約於四時太玄之說九天准於九有不似道家虛加數目天本定體何有少多今各說不同顯知妄立案佛經三界三業所感總二十八欲界有六色界十八無色有四具勝妙欲名爲欲界形色超絕名爲色界根識兩忘名無色界越此而去名出生死捨分段之後身絕形名而無寄安

有玄都之境玉京之山金童玉女交雜之事瓊輿碧
帳之飾妄竊不真於斯見矣試問道士三界從何而
來何功所感釋名辯相全不能知且道宗極致惟盡
昇天靈寶幽微祇貪羽化難逃四相詎免五衰汎業
浪以漂沉隨生死而輪轉縱茫茫之業識積浩浩之
苦源長往不歸良可歎息鬱頭藍弗是其驗歟

隨代爲帝王師僞第四

第十一化云老君在伏犧時號鬱華子說元陽經教
伏犧叙人倫畫八卦在祝融時號廣壽子說按摩通
精經教以鑽木出火陶冶爲器在神農時號大成子

說太一元精經教以播種五穀採和諸藥在黃帝時
號廣成子教以抱神守靜之道在少昊時號隨應子
說莊敬經教以鳥官爲理分布九鳳以統百司在顓
頊時號赤精子說微言帝嚳時號錄圖子說黃庭經
帝堯時號務成子說宣化經帝舜時號尹壽子說通
玄經七十卷又說道德經一千二百卷夏禹時號真
行子說元始經六十卷殷湯時號錫則子說長生經
二十卷周文王時號熒邑子說赤精經教以仁孝之
道乃至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然後造作群物
也

辯曰夫賢之與聖名位不同古哲今人出處各異莊周云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猶旦暮過之此明聖人出世表瑞協祥應千年之期膺適時之運孤標特秀迥出常流故得帝王師之諸侯禮重萬載一遇尚爲旦暮豈有隨代而出現乎夫李耳者退靜之士史記稱爲隱君子也避亂過關墓於槐里潛身柱下本是人臣位不躡於上階名未廁於台輔何乃擢居聖地爲帝王師諛諛不經駭人耳目培塿要齊於嵩華孰肯憑焉潢沔擬廣於滄溟終難信矣豈有開闢之後萬億餘年中間別無一人拔萃唯有老子爲帝王師乎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子春秋丘明國語百家異說九流雜談並無老子爲師之語唯是後代無知道士妄撰斯言欲使老子獨高群聖美則美矣僞且僞焉且伏犧神農皆有聖德軒皇堯舜並號明君或幼而能言或生知妙道詎假老子教之然後造作群物乎況書傳所紀古史所明有古史考並世本並明造物之源燧人鑽火伏犧畫卦炎帝播耨女媧造簧黃帝作宮室軒冕樂有咸池顓頊作六英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及作圍碁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有下武鯨作城郭出尤作兵器岐伯造醫俞附脉經伶倫制律隸

首作筭容成作曆大撓造甲子奚仲作車曹胡作衣
伯余作裳於則作履共鼓作舟楫巨揮作弓夷牟作
矢黃雍父作杵臼孟莊子作鉅趙武靈王作靴蘇威
公作箴暴辛作塤后稷之孫叔均作犁蒙恬作筆蔡
倫作紙夏昆吾氏作瓦此皆各有其主群書所明何
得自矜覽爲我造又周易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帝
制造之事如云庖犧氏之王天下也觀像於天俯察
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
離神農氏作爲耜爲耒以利天下日中爲市交易有

無乃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如
此歷陳法易造物不言老子所造也竊他功業標爲
已能銜名自高君子不忍又云老子在堯時爲務成
子者案後漢應邵風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
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時爲
范蠡在齊爲鴟子此則務成子乃東方朔非干老子
明矣何得妄加鉤引稱老子爲人師乎案魯哀公問
於子夏曰五帝三皇皆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
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
尹壽舜學乎務成跼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

文王學乎鉞時子斯武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
呂望上之所叙文極分明而言老子隨代爲帝王師
何出言之狂悖哉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且老子衰周
柱史史有明文本是人臣返爲上古帝王之師履冠
戴屨何顛狂之甚乎又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
老子則桀紂之不仁幽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王莽
之篡逆亦老子之所教也既然如是則老子爲悖逆
之魁首巨猾之元匠不忠不孝老子之所生不義不
仁老子之所主爲人師者不亦慚乎老君旣說隨代
爲師而秦漢之下至於今朝偏無一現乎今旣無矣

古亦虛焉且漢文恭儉孝武英明孝明達禮樂之情
孝章優儒雅之道魏文帝風流文藻晉世祖明達寬
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武帝文武兼備隋高祖混同
四海唐太宗混一車書此時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
聲玉振則知牽合巧會枉廢詞章祇可誑於閭閻難
可信於達士嫖母加粉見者愈嗤隣女效顰鄉人不
貴

哀公問子夏文氏春秋亦有
見劉向新序呂文不次爾

老子出靈寶三洞僞第五

第九化云太上老君以中皇元年三月一日於玉清
天金闕上官撰集靈篇以爲寶經三百卷符圖七千

章玉訣九千篇老君於上三皇時出爲萬天法師又號玄中法師當龍漢元年授上三皇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之道下教人間其時人壽九萬歲於中三皇時號有古先生當赤明元年授中三皇洞玄經一十二部行無上正真之道以化於人其時人壽六萬歲於下三皇時出爲師號金闕帝君當開皇元年授下三皇洞神經一十二部以太平之道化人其時人壽一萬八千歲夫洞真洞玄洞神各一十二部合爲三十六部尊經也

辯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宣伯陽過關二篇之

教方闡有名爲萬物之始無名爲天地之先混微妙而同玄驚寵辱而一致谷神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紛謙卑自牧此老氏之旨也自餘教典皆是僞書制雜凡流唯尚誇競採傍佛語換體安名擬三界而立三清仿三大而立三洞虛勞紙墨妄飾詞章何以知之漢時張道陵造靈寶經王褒造洞玄經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鮑靜造三皇經後改爲三清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隋末輔慧祥改涅槃爲長安經後事發被誅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

百五十卷爲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制採他佛教標爲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老子再現群賢不覩道士獨傳欺調時君不懼朝憲故唐琳法師對太宗皇帝云若據蕭溫衆議道家止有道德二篇如依漢明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脩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目錄轉復彌多旣其先後不同顯知後人妄制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罕覩典籍不記書史無聞試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

爲是天尊更說若也更說應有時方師資傳授爲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若在上而說何人傳來若在西域而談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又漢晉之代僧號道士冠謙得志僭冒其名今稱法師愈爲矯飾法師之號源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且爲法之師名爲法師法卽是師名爲法師名義不知妄安已號按賢劫已來有三佛出初佛出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萬第三佛出人壽二萬何乃改彼三皇妄合其數又前說云上三氣中而有龍漢赤明之號是時五運尚無但唯一

氣何有三皇之君人壽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九頭十紀亦無三皇建立年號試問龍漢亦明上皇開皇誰君之年乎若言有說史無明文若言無憑不可妄立扣其兩端竟無一是又伏羲之前文字未有何出三洞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源出佛經一代時教類分十二道家名義不知何以妄著已典如琢美玉擬作甌窰雖受劬勞智者見誚

遊化九天僞第六

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老君於青羊大會引尹喜冉冉昇空初至第一天見波利天帝乘九光元靈之輿蔭

七元交晨之蓋建五色攝魔之節金童玉女九萬人迎老君入大有宮請問自然之道如是摩夷天梵寶天化應天不憍樂天兜率天須延天禪善天鬱單天隨處天帝皆與天童玉女迎禮老君請問法要所到天宮皆設瓊漿碧醴丹液流薰蘭羞八徹靈芝珍果辯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赴諸天一身不分而遍一切卽多而一卽一而多猶如素月流空影分衆水大塊噫氣萬竅怒號大小咸周遠近無隔無心頓應豈止九天伯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身居下位難等聖蹤欲爲已德蓋善竊者鬼神不覺旣

爲人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輕舉禪定而感神通老子既無此功何以昇於天上昔列子居鄭夫妻相忘耳目不分翛然絕寄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然後身如槁葉隨風東西萬里須臾過旬乃返而莊周譏云猶有所待矧乎老耳不絕妻子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注注之子名宮侍魏文未逮形亡過關乘薄牽之車道經垂有身之患詎可昇天履霧駕鶴乘雲擬劾牟尼矜爲已勝且布施而獲大福持戒而感生天汝尚不達斯由安能爲天說法欲界本六妄云九天初禪純男而云玉女勾虛闡僞巧說多端且初禪已上禪悅爲食定生喜樂捨

念清淨何用瓊漿碧醴蘭羞八徹乎將謂天上同於人間羨酒肉之葷羶爭魚臭之穢濁喻乎鴟耽死鼠便爲鳳凰同食盜聽不真請杜臆說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斯言信乎

辯僞錄卷第一

音釋

狡且緣切

改也

誑呼晃切

誑

誑

誑

誑

誑

誑

誑

誑

誑

誑

切契

苦浩切

斌

切

民

薰

薰

薰

薰

薰

薰

薰

薰

徒登切

緘也

緘

都寒切

極盡切

噉

噉

噉

噉

噉

噉

噉

噉

本切

混

混

混

混

混

混

混

混

混

混

混

混

胡老切太皞鵬何葛切鳥似雉也鴈侯古切少昊以鳥名官故有九鴈顯

項伏義氏也譽苦沃切高鯨父名也麋鹿陳填知切

填許元切麓耐風無切鉸居效切嫫莫胡切嫫母醜婦也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費刻此
辯偽錄第一卷計字九千零二字
該銀五兩七錢二分
順治十八年三月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鳳凰同食盜羅不其請林麒麟龍鳳交趾曲學
人間美醢肉之童戲年魚臭之蘇武留平趙相張景
前戰回用誕樂琴類蘭蓋人滿平張晴天土同飲

辯偽錄卷第二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偷佛經教偽第七

第三十化云胡王見太上徒衆甚多疑見鬼魅遂積薪焚之火起衝天老君放身光明火中爲王說金光明經胡王益怒納之大鑊煮之三日老君鑊湯之中蓮華涌出坐蓮華上說涅槃經又云老君使尹喜爲佛與胡王爲師懺悔三業六根五逆十惡乃說五戒十善并四十二章經

辯曰夫麒麟鬪而日月虧鯨鯢死而彗星現銅山崩

而洛鐘應葭灰缺而月暈殘蓋感應之道交故機教之相扣人心渴仰法雨芳菲沃彼情塵開他蒙昧故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此明待問而說也況乎聖人設教權變多方豈使他人起怒自受焚溺全無怵懾強與他言豈知虛往實歸之道哉剗刻字樣巧合經名既坐火焰上說金光明經坐蓮華上說蓮華經則道德二篇坐於道路而說洞玄三部元在水洞而談此既不然而彼云何爾且金光明性相通顯法華經破權歸實涅槃經明佛性真常四十二章群經集出不窮根蒂盜聽妄談唯口起羞出何容易難惑上

智只誑下愚又上經既是老子所陳道士應宜依而學佛何乃合氣爲道專諷靈寶試問三經文明何義道藏既不收攝道士又不通明偷大聖之至誣爲老君之極唱正符涅槃盜牛之喻又同瞽者誤入金穴雖得其寶未知何用又曰懺悔三業至年月齋法若如是者道士應通且問懺悔是何語言今此懺悔爲事懺耶爲理懺耶約功德門而滅罪耶約逆生死心而滅罪耶能懺之心宜有幾種所懺之罪何處安排懺悔二字由尚罕知則三業六根五逆十惡戒善之軌年月齋名決不曉達若是老子所說道士應合備

知既然一字不通顯知偷佛妄談此同竊賊人物被主認著猶不招承更生拒辯焚經火板方乃慚惶君子悔前不至如此

老君結氣成字僞第八

第八化云聖紀經云太上老君昔於龍漢之年從元始天尊於中央大福堂國說靈寶十部妙經出法度人又於東極大浮黎國出法度人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又於南極禪離界以火煉真文瑩發字形又於西極衛羅世界北極鬱單國皆出法度人老君以五方真氣之精結成寶字大方一丈八角垂芒爲雲篆

之形飛鳥之狀以立文章又云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

辯曰夫文字之聿興爰從上古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籍籍生焉故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蜚之字後有蒼頡因而增制大篆起於史籀小篆興於李斯飛白創於蔡邕隸書變於程邈秦書八體漢字六形瘦金堆金垂雲垂露蔡葉龍爪顏體坡書皆循古以增成近代而改制豈假真氣而結何關老子傳來掩竊他能銜賣已德放舒白眼不恥清流上云龍漢

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旣言紫筆書林乃在蒙恬之後牽今引古欺我賢人孔安國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群英之言春秋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所纂國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慎說文埤蒼廣雅桂苑珠叢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切韻各有源系非干老聃而言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荒唐謬談侮弄明哲亦由相如上林說盧橘夏熟楊雄甘泉賦玉樹冬蒨聽其言則洋洋美耳究其事則杳杳空傳矧乎

國名虛設妄採他書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浮黎彷彿桑而立號南禪黎革重黎而標字西衛羅竊於迦維羅衛北方全收鬱單越名十洲所不收神異所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絕形名空闡五車了無一實偷鐘掩耳斯之謂歟

周文王時爲柱下史僞第九

第十九化云周文王時老君爲樊邑子時帝紂荒唐天下塗炭乃乘飛颿之輪風伯前驅彭祖驂乘降於岐山之陽西伯聞之拜爲守藏吏武王克商遷爲柱下史作赤精經教文王以仁義之道作璇璣經以授

撰述

辯微錄卷之二

四

稿二

周公成王康王之代世爲柱下史昭王時有黑氣之

祥

此破佛生夜虹十二道入貫太微之事

老君以八天隱文授昭王

不用之後感膠船之難

辯曰蓋聞九頭五龍之紀重瞳四乳之書金秦火漢
之文黃魏白晉之典不聞文王師於老子璇璣訓於
周公但云文王師於太公武王師於姬旦群書具載
先儒盛談何乃違戾百家別張毛目蓬心瞽唱瞽目
生靈夫欲聖人者宜務其實無稽之談自招世誚案
史記別傳老子生於定王之世與孔子相接何乃妄
爲西伯之時乎既是聖人見紂荒淫宜盡力規諫匡

其不逮而乃高乘飛輪棄而違遁爲忠臣者固若是
乎昔日過關雇徐甲而爲御乘薄輦之車今則乘飛
輿輪風伯前驅彭祖驂乘何自高之不經乎況彭祖
此時已歿風伯不肯前驅文王自公劉以來世積仁
孝美化行乎江漢仁慈及於行葦何待赤精之教哉
周公制禮作樂代臨天下設金縢而表誓製周禮而
流規何用璇璣之教乎昭王時號明君史無黑氣之
變妄改白虹之兆而云黑氣之言授以隱文又成孟
浪之說前云老君爲九天教主金闕帝君建七曜之
冠披九色之帔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金闕之中

坐玉帳之內仙童左奉玉女右陪萬聖擁隨千靈翊從老子既有如此高貴之位而不肯居返就守藏之職屈身爲臣侍君之傍立柱之下晨趨暮拜端笏搢紳捨喬木之高遷投幽谷之賤地翻上倒下以何謬哉熒邑之號周書之所不載金闕帝君爰從道士虛張有名無實孰肯傳信栽風求影種電尋根此之謂歟若以昭王不信故感膠船之難者秦皇求仙親臨海上凌波涉險與遇神仙虛想安期之名不覩羨門之面沙丘道死鮑臭熏人漢武好仙身著羽人之衣口飲天表之露縱樂大之詭說信少君之詐術而身

入茂陵竟無一補魏太武任寇謙之說建靜輪天宮廢竭人勞終感癘疾周武帝口服丹藥身服黃衣熱發晉陽失音而死唐武宗師趙歸真餌金丹藥會昌不滿早致崩亡近宋上皇信林靈素遊月宮誦太極之章佩驅邪之劍而亡國破家身死東韓此之數君皆傾城一志望享千年而遭患彌留竟無一驗譏以膠船之難不亦妄求人過乎幸人有災君子不爲也前後老君降生不同僞第十

第一化云老子生在五運之前第二化云老子生下三氣之中第六化云老君姓李諱弘元曜靈字光明

換述

神像錄卷之二

九

攝一

以上和七年歲在庚辰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始育於北玄玉國天崗靈鏡山李谷之間玄靈聖母既誕之夕有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月妃散華日童揚彩年五歲體道凝真二十而有金姿玉顏棄家離親迢迹風塵後感元始下教授以鬱儀太章太洞真經紫微天帝玉清君以瓊輿下迎賜丹璽符書爲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掌握十天河海神仙第十一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七月一日託玄神玉精降太元玉女千三百年號無上老子一號大千法王第十二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寄九天飛玄玉女八十一年號高上

老子第十三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甲午九月九日降元素玉女七十三年號九靈老子第十化云老子以殷十八王陽甲庚寅歲建午月入於玄妙玉女口中八十一年至武丁九年庚寅歲二月十五日聖母剖左腋攀李樹而生生卽行九步步生蓮華九龍吐水具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獨尊我當闡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又云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真妻天水尹氏於厲鄉晝寢見太上從天而下化爲玄珠吞而有娠八十一年生而皓首曰老子生李樹下指李爲姓

辯曰夫星流貫昂實標文命之祥電繞樞星是顯軒
皇之慶虹流華渚少昊於是膺期星冠月輪顓頊以
之應瑞赤龍晡暝言旌帝堯雲屯鬱蒸實徵漢祖此
則聖人神異譜牒具詳未聞老子初生三日共出九
步周行月妃散華日童揚彩之事且星隕如雨日有
蝕之春秋書之以爲異事李耳若有徵瑞孔子何以
不記乎且魯陽揮戈而返日淮南子有景公善言而
退災劉向新文貳師拔劍而泉流前漢書中耿恭拜井而水出
大聖取爲神奇夫聖人現相雖有多途託化誕生事

無兩體世尊百億化身大千世界一時頓顯化緣事
訖便入涅槃老子隨代降生以何大謬乎本是李耳
妄改其諱李伯陽而云光明隱其本名而加美號史
記真文一詞不錄道書僞說百種粧填前之兩化說
在太易之前後之十重紀在伏犧之後尋虛撫僞誑
惑後人前說五歲凝真二十入道後則八十一歲生
而皓首自語矛盾何待他攻亳州屬鄉實而不認北
玄玉國虛而妄傳聃耳攀頭謬說七十二相野合懷
胎諂云周行九步採他釋瑞而爲老奇將此薰蕕亂
彼蘭芷北玄玉國山海之所不紀天崗李谷地里之

所匪詳王儉百家

太尉王儉有百家譜

弗聞玉女之名何姓氏

苑罕說玄妙之族

案道士賈善翔高道傳序云伯陽

起迹於姬周既云起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

明知陽甲之時本無李耳

衰周之際始見老聃胡會云七

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去便將徐甲過流沙斯則周末時人明矣避亂

入秦死葬槐里秦佚吊之三號而出斯良證也何更

疑哉史記本傳莫知所終化胡浪語云過流沙將如

來降誕之禎合老子過關之氣汝雖巧會僞說孰憑

案燉煌實錄云周桓王三十九年幸閑豫庭與群臣

對論古今王曰老聃父何如人也天水太守索綬對

曰老聃父姓韓名乾字元卑瘡跛下賤胎則無耳一

目不明孤單乞貸年六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宅

上牧猪老婢子曰精敷野合懷胎八十一年而生老

子生而皓首故號老君此本實跡蔽而不傳偷竊他

能欲張老聖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言信歟

三番作佛僞第十一

第三十四化云老君告胡王曰使我弟子爲佛汝當

師之卽使尹喜變身爲佛與胡人爲師令作桑門授

以浮圖之法說四十二章經又云老君至舍衛國自

化作佛坐七寶座身長百千萬丈徧滿虛空又云老

君將欲再整釋教以周莊王九年乃於梵天命煩陀
王老子乘月精託陰天竺摩耶夫人胎至十年四月
八日右脇誕生後入雪山修行六年道成類佛陀衆
號末牟尼至匡王四年解化太上命昇賈奔天爲善
惠仙人

辯曰夫根溪果茂源遠流長虎嘯風生龍吟霧起聖
人利見皆有溪源昔植善因今感妙果我佛世尊三
無數劫積行累功六度無捨而求菩提棄身命如恒
河沙捐國城如微塵數莊嚴世界誘掖群生然後應
然燈記補迦葉位下生中印託化王宮七步周行指

天地而獨貴三十二相映日月而爭輝四王捧足出
塵寰六年行滿而成道現身百億國土說法四十九
年播聲教於人天摧外道於雙樹化緣事畢却返無
爲應物適時如是示現何待老子始化尹喜變身掩
他神功矜爲已勝佛生周昭之代老降定王之朝世
隔一十七帝年經三百餘祀化已滿於天下教已滿
於龍宮家仰仁慈之風國遵釋氏之範豈假李耳重
整煩陀再現援前著後諂誑庸愚昔日過關雇徐甲
而爲從奚有天人侍衛乎乘鹿柴車何有七寶之座
乎廣顙聃耳焉有萬丈之身乎狡佞不經欺賢誦聖

鯢化爲鵬蓋緣自變蛇蛻爲雉非假他功此皆物理自然陰陽感召待時而發非他使然老子自是凡人身爲臣子何能別生神聖更使尹喜作佛昧自心靈瞎他眼目悖禮慢聖殃報拔舌善惠仙人將登八地遇然燈佛受無生記此乃世尊往生之號旣然成佛功成果滿化緣事畢入於涅槃遷神常樂之鄉永入無爲之境豈可作佛事畢更作善惠仙人將後著前一何錯亂妄竊不真壞人視聽夫人天雖樂終是輪迴不免三災之殃難逃五衰之苦聖人超出生死苦樂兩忘高超三界之津獨步六塵之表何返歸天上

却入囂塵雜汗我聖人欺慢我大覺此同棄天子之尊嚴慕廝養之賤役捨華堂之廣廈悅鄙屋之茅簷汝欣賈弈之榮我恥糞土之辱隋大臣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受老子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也道士不能加答善哉楊素之言此通人之論也若胡人不先知有佛詎肯受佛之化乎以此考之則印度先有佛矣而言尹喜作佛老子始變何欺吾門之深乎

樓觀尹喜故宅在關之南今道士居之仍在

冒名僭聖僞第十二

第四十八化云商太宰問夫子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聖則丘何敢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問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人也史志經云孔子在魯老子在周以魯望周

之洛陽故在西方蓋指老子爲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猶龍之歎故此指老子也

辯曰夫自銜自媒婦女之醜行不矜不伐聖人之深能是以舜美禹功嘉有勲而弗競孔稱孟反孟之反猶

退厚而居薄由是美譽播於千秋謙光輝於四海上之所引具見列子仲尼篇中古今通論以謂此夫子

推佛爲西方大聖人之語也

唐琳法師對太宗之表張丞相作護法論皆引

此文佛西方聖人也

未聞老子在周孔子在魯故指老子爲西

方聖人竊名冒聖欺我何多僭聖人者不仁言乖理者非智且道源之祖肇起黃帝非于老子老子師容

成子演五千文縱然說聖不能起於軒轅既三皇五
帝孔子不推爲聖返指老子而爲聖人不亦過乎蓋
我世尊功圓萬行果證十身流光徧於剎塵分身應
於沙界不可以人事測不可以處所求實三界之大
師是四生之慈父寰中獨步爲王中之法王出世獨
尊爲聖中之大聖故能高拱覺場威行萬國縱使周
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卜修之文章端木
之言語馬遷之辯博葛洪之該通輔嗣之玄談左慈
之神化並驅馳於域內言未涉於大方可爲善世之
高流難作出塵之聖者案天竺聖方群賢所聚過去

諸佛共生於彼范曄漢書云

後漢西域傳史論文

其土則殷乎

中土玉燭和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故古

昔賢能時有往者老子西昇經云聞道竺乾

今改爲開道竺

乾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爲不始不終永存綿綿是以

西行又古本化胡經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

見釋迦文心中空懊惱此則老子自指於佛爲西方

聖人也又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其國在弇州之西王

邵注云此指西方天竺也又周穆王時聞西方有大

聖人出世心甚懼之乃使造父乘驊騮八駿西上崑

崙觀日所沒以厭其氣又西極有化人來能返天易

地聖力無方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築中
天臺以居之化人引穆王神遊斯須之間已如數載
又穆王五十二年如來云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
北通貫連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是何祥也扈多
對曰西方有大聖人衰相現爾穆王喜曰朕常懼於
彼今無憂矣此則竺乾勝方聖人居彼故得賢王西
求化人東來也又張騫奉使西窮河源至於大夏聞
雪山南有申毒國其人奉浮圖不殺罰乘象而戰申
毒卽今印度也此則仁慈之風詳於漢史明也上之
所引咸指印度以爲西方佛生於彼故指佛爲西方

聖人豈說洛陽以爲西方老子爲聖人哉又云孔子
先有猶龍之歎故此聖德指老子者意欲將孔子一
期問禮之事便爲老子弟子孔子曰吾無常師主善
爲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學琴於師襄問樂於萇
弘問官於郕子入太廟每事問有問稼曰吾不如老
農有問圃曰吾不如老圃此明孔子虛懷納善汲汲
於道爾豈有一事便爲師哉蓋當時老子爲守藏吏
掌周公之禮典故孔子問之若以問禮便爲孔子之
師則老農老圃亦孔子之師哉必不然矣沽名徇世
求爲人師君子不爲也

合氣爲道僞第十三

第二十三化云老子以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函關尹喜既見邀歸本第說道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曰願授其要老君曰善乃爲解道德之要曰道者爲泥丸泥丸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紫氣下降下至丹田名堵謂脾也脾者中黃太一也黃氣徘徊理中宮萬物之母者謂丹田也丹田玄牝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氣下降周旋三宮同出而異名者謂精也一曰精二曰汗三曰血四曰液故曰異名玄之又玄者謂左右腎也衆妙之門道可道者謂

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爲屎

此依張道陵解道陵如此說也

有無

相生謂口與腹也難易相成謂精與氣也此老子授尹喜節要也又授尹喜神丹經金液經及八煉九還丹伏火之訣其方云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黃之氣成須臾當得雌雄分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靈童玉女我爲夫出入無間天同符真精凝霜善沉浮汝其珍敬必來游又授九丹之名及歌曰

圓三五

寸一分

口四八

兩寸唇

長二尺

厚薄均

腹三齊

坐垂溫

陰在上

陽下奔

首尾武

中間文

始七十 終三旬 內二百 善調勻

陰火白 黃芽鉛 兩湊聚 輔翼人

子處宮 得安存 去來游 不出門

辯曰夫道貴清淨德尚無爲恬憺內持謙卑自牧不依此道別唱多端唯以行氣運功而爲修養失道德之淳粹乖自然之妙門虛設巧言妄加穿鑿保丹田爲至道守兩腎爲重玄鄙穢麤浮詭譎閭里王喬羨門之輩非好此方白石赤松之流不依此道丹經煉訣不見延年服餌食芝罕曾久視周武服丹而嗜啞唐武服丹而早亡悞他多少賢良不守樂天之旨旣

道德真訣理極於此則道藏餘文不足貴也今之道士更騁淺術或有扶鸞而亂書祇食夜飲或有驅邪而斷鬼誑人除凶或有拘環墻而內守此謂坐馳或有惜言語而不行此謂癡默或有熊經而鳥引擬彭祖而齊肩或有飲氣而息神効龜鶴而老壽或有運精而上腦謂挽河車或固丹田而內封謂之保養或有合氣而爲道父子聚塵或有奪精而採神男女混雜扣齒謂之天鼓嚙津謂之醴泉呼男根爲金莖只圖強勁呼女竅爲玉戶潛隱醜名呼童女爲真人呼交構爲龍虎嬰兒姪女鉛汞丹鑪故曰開命門抱真

人嬰兒回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故張道陵黃
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
訣在於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忌爲急不許泄於道
路道路者尿孔也又道家內朝律云禮法男女至朔
望日朝師入私房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
常立功德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
道不得抄前排後失次第之序亦不得嫌醜愛美又
云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
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
遂通故老子云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

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平等昇太
清此等歌訣義皆如是將斯媒媾以爲真修不思歸
根復命之言唯行合氣鄙薄之術以此求道枉陷人
倫以此超昇終身叵得以斯滅罪罪不可亡以斯消
災災不可退以斯求福福不可生以斯出家家不可
出何異蒸砂作飯虛受劬勞鏡裏尋真終無所獲嗚
呼棄驪珠而拾礫幹夏鼎而羨甌自悞悞他死沉苦
海哀哉哀哉

偷佛神化僞第十四

第四十二化云老子入摩竭國現希有相以化其王

立浮圖教名清淨佛號末摩尼至舍衛國自化作神
從天而降天人侍衛現身身長百千萬丈又至罽賓降
胡王及王子火不能燒鑊不能煮水不能溺胡兵百
萬弓矢劍戟一時摧落飛電八衝聲如霹靂人馬驚
仆北郭先生空中頌讚又至條支國手撥大山至拘
薩羅降伏九十六種外道至迦夷羅國左手把日右
手把月藏於頭中天地冥暗山飛石裂海水逆流山
川空行又至于闐於南渠山示教胡王令尹喜化作
金人身長丈六項佩圓光足踏蓮華從空而下拜禮
老君謂胡王曰此吾弟子與汝爲師又畱神鉢令得

法味又於毘摩城地變金色放九色神光徧照塵沙
國土卽有赤靈真人中黃丈人太一真君九宮六丁
八卦神君青龍白虎散華玉女浮雲而至老君坐七
寶座燒百和香奏鈞天樂又有八十餘國諸王妃后
皆來聽法留尹喜作佛及鉢於毘摩城却昇天去老
君又於葱嶺降大毒龍徧歷五天於耆闍山獨木樹
下化玉座與王說浮圖度桑門二千五百人受以戒
律又六十六化云于闐國毘摩城伽藍是老君化胡
成佛之處中有石幢刻記其事云東方聖人號老君
來化我國下引八學士議證其事跡

辯曰案後漢西域傳三國志魏隋書西域志

圖六十四卷合一百卷成西域志

並紀西天五印有佛聖跡或幢或柱咸勒其事不說老君曾留名字初張騫西來始傳浮圖之號至於今代國使往還無慮百人並不見老君西化之說古谷皇帝西征盡海所到之地唯有佛僧行近西北海有一國土城中佛塔森然若林彼國君王唯是和尚又唐王玄策奉使西行至摩竭陀國於耆闍崛山及佛成道處咸述碑銘讚佛聖化未聞說有老君之事

上之銘讚在王玄策傳中

又湛然居士扈從太祖西征于闐及可弗又國越天山過雪嶺風化具詳亦未知

有老子之事卽今煦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干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除親諮詢老化云並云無聞則老子神異道書僞出既非通論何足信哉

夫顯明神聖至人之能鼠竊狗偷狡兒巧倖且聖王之立教也自近化之然後及遠故書叙堯之盛德先親九族然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協和萬邦故能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文王之德先刑寡妻後清四海故遠方慕義九譯而來老君爲柱史之時周道不興諸侯擅權大夫執政上陵下僭州土日促李耳既

有神聖卽合拯頽扶弱富國安民使君臣各位不相
逾僭何乃九州遠棄一身西遁若能自己家鄉顯大
靈異九族光榮一門謹慶不亦妙乎而八十四年茂
無奇異雇人駕車西過函谷身死扶風今有扶風槐里鄉有老子塚
僞云西去纔踐羌胡卽有神通神州中原全無一
驗無人見處便唱萬端偷佛勝能巧說附會佛之神
異西經具載今有聖跡老君靈變東史不書以此驗
之虛實見矣明眼君子試聽根由世尊上忉利天爲
報母恩三月說法李耳效之亦昇太微世尊成佛不
起道樹而昇六天老子倣之亦遊九天世尊菩提樹

下示現降魔弓矢盡變老君亦摧劒戟世尊向拘尸
那國路擲大石老君亦撥大山世尊說大集經並集
諸王老君亦會八千餘國世尊北游降阿波羅龍王
兼留其影老君雪山亦降毒龍世尊於本行經說九
十六種外道老君亦降九十六種外道世尊現大神
力須彌山王涌沒低昂老君亦山飛石裂海水逆流
世尊留下神鉢以福群生老君亦留神鉢世尊右脇
而生老君剖左腋而出世尊周行七步表圓滿七聖
財故老子乃行九步妄合陽極之數世尊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老君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佛說真應二身

顯其權實老君亦說真身法身佛說身有四種謂法
身報身他報化身老君亦說虛皇元始道君老君佛
說三界彼說三清佛說三輪持世彼說三氣下運青
龍白虎像彼金剛玄中法師倚於聖者學禪庭而建
方丈依佛宇而樹法堂以至歌讚偈唱之文鐘鼓雲
板之飾祭靈送死懺悔消災九幽懺文二十四願戒
金依華嚴十地品據釋有者彼便立之此處若無彼
十不善法集成不能制則知凡百立事全取佛門代代穿鑿人人妄
起金鑰相混智者難分本欲粧點自家翻成混沌鑿
竅耳目具矣真神喪焉棄道德之真文收偽說之澆

薄教門中折誰之罪歟且北郭先生本侍漢武今隨
李老愈見後增又南渠山及毘摩城本佛聖跡望合
其事屈相附會恐人不知今具出之案西域記云于
闐國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今改南渠室稜伽山中有
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佛至此爲諸人天略說
法要巖有石室現有羅漢入滅盡定以待慈氏此則
非老君明矣又曰王城東三百餘里有婁摩城中有
彫檀立佛之像高二丈餘甚多靈異時放光明隨有
疾病禱之卽愈此像本是優填王造佛滅之後凌虛
而來以福此土釋迦法盡像入龍宮評曰據此記說

文甚昭然佛之聖蹤欲爲老跡汝雖巧會且宜三思
駟不及舌請君隱臆八學士議雖號唐人唐書列傳
一無名姓況復所議不入要策進退兩求並無可據
設欲廣辯枉廢詞章道士虛陳不勞煩叙雖有員半
千名傳無化胡經議詳此謬經古今排擯唐中宗禁
之於前代見劉煦舊唐書今世宗斷之於後朝見悟了然若破化胡狀
實真文孰敢除滅而無識道士恒踵斯跡使老子獲
僭聖之罪俾道人招謗佛之愆王浮已在地獄史志
經又投圜戶老子本欲隱遁志經推出戶庭垂歸根
之本心轉流浪於他土執迷不返固妄難除同木石

之頑囂似藥酒之暝眩今之辯析要破狂心返正道
於醇源引邪徒於坦路知道德是賢者之語識化胡
是妖怪之談弘老子謙靜之風抑道士誇衒之弊皆
遵斯訓雅道長興如曰不然覆車及之爾

論曰大法東流千有餘載時君信毀代涉洿隆邪正
爭衡未曾勝釋而道士爲僧前後三代初漢明帝夜
夢金人飛來殿庭頂有日光遂遣使西求佛法從此
入洛旣圖於顯節陵上又經譯在蘭臺室中而道士
矜能欲騁薄伎摩騰暫現神異無不歸心佛教鍊而
愈精道書焚而火化由是改邪入正落髮爲僧北齊

高祖文宣皇帝投誠佛理銳意法門而道士無知縱其私憤騁螢光之耀掩龍燭之輝文宣試之一無可驗聖上匪施於寸刃修靜納欵於轅門剃髮去冠一皆爲釋我聖朝蒙古皇帝深仁睿聖體道多能英謀扇於八紘威稜擅於萬國留心佛理備曉正邪究道教之麤浮達釋宗之要妙首行明詔特與掃除欽惟今上皇帝稟太易太初之質資天皇帝之靈道契百王播淳風而育德智周萬物弘至治以濟時若牟尼珠豈受纖塵之汙如軒轅鏡寧容片垢之惑故能英明獨斷亮察是非息道士之虛聲識僧徒之實理

敬承先制重與辯明具召兩宗詳其優劣陣旗未展銜壁倒戈空談六韜之謀不補三代之失脫袍剃髮盡付釋門蓋以邪法易摧是真難滅匪經鑑韜何顯真金妖氣於是屏消佛日於是高朗使迷途者從茲返路溺喪者於是知歸爲今代之銓衡作後來之藻鑑但佛教慈仁本無爭競邪徒狂狷妄說多端以汝不平起我分別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良在斯矣夫儒道釋三世稱三教約其懲惡勸善則三教皆可遵行較其宗趣淺深則不能無其優劣漢唐已來固有定論不待餘人妄生高下佛教慈悲利生爲本老君

謙退遠害爲功儒法濟民忠孝爲首忠孝行則可以全家國播身命謙退行則可以解紛爭除後患慈悲行則可以濟群靈窮性命沿淺至深表裏相救亦由天有三光互相顯照鼎有三足共力扶持然道宗多僞別唱規模欲罩古今獨超儒釋然前賢後哲各著典謨咸遵於佛不言老聖案文自驗何必強爭孔子對太宰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出列子仲尼篇老子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此出老此孔老推佛爲聖人也符子云符明也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後漢牟

子云

爲蒼梧太守

堯舜周孔老莊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

之麒麟尚書令闕澤對吳主云若將孔老二教比方

佛法遠之遠矣何以明之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

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

比對吳主善之加太子太傅此出舊北齊光祿大夫

顏之推出云則篇佛家三世之事信而可徵萬行歸

空千門入善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非堯舜周孔老

莊所能及也唐祕書監虞世南帝紀史論云老子之

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雲駕鶴此域中

之教也釋氏之誥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

於寂滅此象外之談者也後周王褒庭誥唐李思慎
釋道十異深有旨趣不勞繁出智者知之後周王褒庭誥章在
梁弘明十異又在清涼華嚴大教中今上皇帝嘗有言曰世人將孔老
與佛稱為三聖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達
性命唯說現世止可稱為賢人暗符班固九等人表老子列在賢人之階
及晉孫盛有老子非大賢論文在廣弘明集也佛之垂範窮盡死生善惡之
本深達幽明性命之道千變萬化神聖無方此真大
聖人也自今已後三教圖像不得與佛齊列唐李商
隱字義山三教贊曰儒吾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聘龍
吾不知聘師竺乾善入無為稽首正覺吾師仲尼師老子

師佛也以此酬校穹壤懸殊以此求宗蘭蒿自辯且

夫其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

對吳主事

其理難惑思慎之

文海截

李思慎釋道十異文

虞世南之著論嶽峙淵渟

帝王通紀顏

之推之述篇雲開日朗但以去聖時遠魔僞亂真苟

非其人道不虛設仰惟今上皇帝受佛付囑不忘護

持萬機之餘留神釋典西天德士東土明師屢詢三

藏之言妙達一乘之旨偏欣論議頗尚毘尼窮性相

之淵源達釋道之優劣龍蛇易辯天眼難瞞卷氛祲

於九霄布慈雲於四海再然慧炬荐燭智燈為法宇

之棟梁作釋天之日月祥邁叨生像季慶遇昌時每

有雅談預聞座末載欣載抃述頌曰

二儀始判 三才肇分 樹君建國 爰濟斯民

羲軒以來 五運相襲 金朝政衰 玄天繼迹

太祖撥亂 世宗建隆 篤生我后 紹美前蹤

納欵南宋 聽獻西荒 梯山航海 萬國朝王

天縱神聰 生知妙道 建寺龍庭 誦經瓊島

道士庸愚 鴟張老聖 眩彼魚目 掩此金鏡

聖明懸鑑 特出狂談 一言逐北 萬古司南

佛日高懸 法雲廣布 九有回光 四生蒙福

保龍圖而鞏固 慶鳳曆以彌新

統金輪而永曜 調玉燭而長存

邵鴻名於帝錄 煥大寶於蒼昊

播皇威於戎夏 等真固於乾坤

躋黎元於壽域 享邦國之來賓

敦王道之坦坦 宜子孫之仁仁

聖皇延於萬載 懿后樂於千春

四三皇而六五帝 曾何唐漢之足云

後記

余昔見唐人譏道士云出言猥穢誑妄不真使人奉者不仁不孝家生梟獍之兒無禮無親世出豹狼之

子又見新落髮道士罵長春宮家云教門無事汝等受榮教門有害使俺受辱尊稱掌教披藍袍日無素食月有佳宴粉白黛黑滿目歡呼螻蛄首蛾眉終宵私樂賄他上分之饌受他罄折之恭昧天謾心今日自感乍聆此語以爲不然今此觀之未爲過也老子生於厲陽之鄉終於槐里之地此本墳隴棄而不修恣荊棘之荒涼任狐兔之蹂踐年終臘節孰聞道士之蒸嘗獻歲秋成弗覩女冠之祀祀行人爲之隕涕見者爲之哀衿而漫說化胡之妖言流落他邦而不返王浮發乎餘竅志經又揭臭風使老子重玄之妙

門到此掃地而蕩盡且今八十一化其中五十餘化偷佛效顰二十餘化道聽塗說唯有一化言老子授尹喜道德真訣全將合氣運精而爲立功不以清淨爲心專以交遊爲道以斯祈福福云何生以斯禳災災云何殄祥邁仰荷宸恩忝充釋子刳心守道閉戶閑居待殘喘於桑榆無求辯於邪正憤志常之奸狡嘉少林之甄明蕩化胡之穢談返過占之寺宇光輝釋範匡弼真乘功蓋補天業隆立極雖摩騰見美於漢朝法上溢名於齊代法上北齊大統與道士爭論道士落髮以今校古曾何足云哉加以主上明聖洞曉佛心知玉石之

不同審薰藉之異氣佛是聖中之大聖老是賢中之大賢既天壤之懸殊亦珠礫而異價由是特回天睠目察實虛偃彼濁風朗茲慧日祥邁預斯嘉會慶躍心靈希前代之清塵仰先哲之洪範輒憑古典斥破今圖拔妄說之根株折志經之詛辯本顛末墜瓦解冰消豈唯千載之楷模亦顯一時之奇事靡敢遁於龍藏亦可續於弘明唱斯言而不慚冀英能而知賞撫我華者難與言論云至元單闕之歲孟春絕筆道者山大雲峯禪寺灑掃比丘祥邁記

欽奉聖旨禁斷道藏偽經下項

見者便宜燒毀

化胡經

王浮撰

猶龍傳

太上實錄

宋謝守撰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記

帝王師錄

三破論

齊人張融假託他姓

明真辯偽論

吳筠

十異九迷論

玄卿傳

辟邪歸正議

杜庭

輔正除邪論

吳筠

辟邪歸正議

杜庭

藍邪論

梁廣

辯仙論

梁廣

三光列記

謗道釋經

破大藏經林靈素杜光庭撰

五公問虛無經

三教根源圖

大金天長觀道士李大方述

道先生三清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赤書度命經

十三虛無經

藏天隱月經

南斗經

玉緯經

靈寶二十四生經

歷代應現圖

歷代帝王崇道記

青陽宮記

紀勝賦

玄元內傳

樓觀先生內傳

高上老子內傳

道佛先後論

混元皇帝實錄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陰護助裏皇帝聖旨道與中書

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
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
聖旨裏戊午年和尚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輪了
底上頭教十七箇先生剃頭做了和尚更將先生每
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都燒毀了者隨路觀
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鑄著底八十一化圖盡行燒毀
壞了者麼道來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
合毀底經文并印板至今藏著却不曾毀了更保定
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菴頭關西等處有道
藏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右丞焦尚書泉

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都中書省宣使苦速丁淵僧錄真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每廻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君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注訛舛失其本真偽造符咒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男爲

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及令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僞妄不敢試驗今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據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俱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後先生每依著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佛經底做和尚去者若不爲僧道娶妻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底道藏經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衆總統中書省客

省使都魯前去聖旨到日不以其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匠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拘刷見數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鑄著底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言窺圖財利誘說妻女如此誑惑百姓符咒文字及道家大小諸般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文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宣撫司每根底城子裏村子裏達魯花赤根底官人每根底張真人爲頭兒先生每根底宣諭的聖旨馬兒年和尚先生每持論經文問倒先生每的上頭十七箇先生每根底教做了和尚也已前屬和尚每底先生每占了的四百八十二處寺院內二百三十七處寺院并田地水土產業和尚根底回與也麼道張真人爲頭兒先生每退狀文字與了來又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教燒了者石碑上有底不揀甚麼上頭寫著底

文字有呵盡都毀壞了者麼道來又已前先生每三教裏釋迦牟尼佛的聖像當中間裏塑著有老君孔夫子的相貌左右兩邊塑著有來如今先生每把已前體例撇了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者有麼道這般說有依著已前三教體例裏做者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有呵改正了者麼道斷了來如今少林長老爲頭兒和尚每奏告教回與來的寺院內一半不會回與了的却再爭有又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一半不會燒了有三教也不依著已前體例裏做有麼道這言語是實那是虛真箇這的每

言語一般呵一般斷了者別了呵怎生行的依著已前斷了的內不會回與來的寺院有呵但屬寺家的田地水土產業回與了者說謊做來的化胡經文書印板不會毀壞了的有呵毀壞了者三教也依著已前體例裏做者俺每的這聖旨這宣諭了呵已前斷了的言語別了呵寺院的田地不回與呵爭底人有呵斷按打奚罪過者又這和尚每有聖旨麼道已前斷了的已外不屬自己的寺院田地水土爭呵不怕罪過那甚麼聖旨俺每底鷄兒年六月二十八日開平府有的時分寫來

長生天底氣力裏蒙哥皇帝福蔭裏薛禪皇帝潛龍
時令旨道與漢兒州城達魯花赤管民官僧官僧衆
道官道衆人等據少林長老告稱蒙哥皇帝聖旨裏
委付布只兒爲頭斷事官斷定隨路合退先生住寺
院地面三十七處却有李真人差人詐傳蒙哥皇帝
聖旨一面奪要了來這言語問得承伏了是李真人
差人詐傳的上頭如今只依先前的聖旨委付布只
兒爲頭斷事官元斷定三十七處地面教分付與少
林長老去也准此

至元戊午年七月十一日開平府行

辯僞錄卷第二

音釋

鯨鯢

鯨渠京切鯢胡結切

今

暈

禹溫切月傍氣也

快慳

慳他典切慳密

比切快

頤胡結切

籀直又

蒨

倉甸切葱蒨

璇璣

璣旬切璣密

機居

洛代

輦布衮切

車

帔裘屬

厲

落蓋切厲

希所

睨切

睨烏感切

睨於代

誑誑

誑古況切誑也

生處

睨切

睨睨

睨

誑誑

誑誑

媾媾

媾媾

媾媾

媾媾

媾媾

媾媾

古切後從也

誇街

街焚切

誇街

誇街

誇街

同蒲步拜切

韋

氛祲

氛祲

氛祲

氛祲

撰述

辨偽錄卷第三

螭

慈鄰切螭首言額廣而方也

賄

疾盈切受賜也

單闕

單時連切闕於歌切太歲在卯

曰單闕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費刻此
辨偽錄第二卷計字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五
該銀七兩六錢零五厘
順治十八年三月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辨偽錄卷第三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夫三聖人敎列於中國猶鼎足而峙以扶皇化夫子之言仁義者軌於不道之士也老子之守謙退者息於躁競之徒也釋氏之談性命者欲令返源也而叔葉紛論獨師已見自矜自勝逃本迷宗蓋不達道之通途守於一岐之說也殊不知仁義行則人人蹈於君子之徑矣謙退行則人人杜於貪吝之求矣性命明則人人達於妙道之源矣不如是者何爲達士君子乎仲尼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幾於

此矣而晚世道士專尚誇誕以譎詭不經爲奇異以誑妄不真爲妙門棄二篇之醇濃雜三張之穢術王害風以顛狂爲至德不識道之淵源丘處機以行鸞爲神奇失全真之要妙西行萬里不明對主之談東廻三年偶合標其殊異欺人調聖矜銜自高始爲烏有之談終成無是之說古來矯妄且畧不言今朝行事且陳數段我太祖成吉思皇帝龍飛朔野虎步中原膺寶曆以匡圖赴昌期而司牧順天革命戡亂定功軍國雖煩留心覺路首頒恩詔護持佛門大聖神化不可測量所在形儀無得損壞隨處寺宇所有田

地水澆上地水碾水磨寺用什物凡是佛底並令歸還莫得侵占大小科役鋪馬祇應竝休出者出家僧人是佛弟子與俺皇家子子孫孫念經告天助修福者凡是僧人去住自在休遮當者有友人每倚著氣力搔擾佛寺奏將名姓來者後代明君咸遵此式而魔辯逼真妄生高下咸言丘公開三教之基爲儒釋本地試叙首末請詳臧否初全真之興事非振古按元裕之重陽真人碑云金朝正隆中有王世雄者三輔人也少以任俠見稱中歲忽有所得遂棄家事浮沉酒間謔浪無節猖狂妄行咄空獨笑時人以爲病

狂遂目王害風焉後遇毳裘二道士汲水飲酒狂縱
愈甚狡獪難測於縣東擗墓止之以活死人目之居
之二年移於劉獎菴大衆不聚於三人菴不構於二
屋自是棲遲土窟託處窮巷破裘敗絮以裹其身執
杖操瓢乞食自濟效癡禪之守默坐環牆而自拘嘗
謂禪僧達性而不明命儒人談命而不言性余今兼
而修之故號全真行丐而東至寧海軍得弟子馬丹
陽丘處機劉譚郝凡七人全真之教乃大行焉後其
徒潘志源等致范君幕府致之王君書數命元裕之
述碑贊德裕之引葛洪稚川之於晉陶弘景貞白之於

梁寇輔真

諱之

之於魏司馬子微之於唐陳圖南

博

之

於宋叙此數賢皆不及之曲成其美而全真之輩謂
不光故好問之文立而復毀其徒又發杜順寶塔聯

環金骨埋於世雄壙中爲王害風之舍利焉

金朝世宗章廟

禁斷其風使楊尚書就海州竟杖斲丘

道士丘處機

字通密登州棲霞人號長春子師王害風繼唱全真

本無道術有劉溫字仲祿者以作鳴鑄幸於太祖首

信僻說阿意甘言以醫藥進於上言丘公行年三百

餘歲有保養長生之術乃奏舉之戊寅中應召北行

丘公倦於跋涉聞上西征表求待廻使中書湛然溫

詔召之丘公遂行初上西征大石林牙及可弗又國盡有其地唯筭端汗奪破乃滿之地軍馬強盛據有尋思干城或云邪木思干聞上西討卽南走入鐵門遠之河中府也通於大雪山南潛趨印度上率衆襲之駐蹕大雪山南辛巳冬十一月十八日丘公至尋思干城以雪山大雪屯谷可有二丈深不可行且止城中壬午夏四月初五日始過雪山達於行宮至上前數拜退身致敬禮畢然後入帳上問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躬丘公逡巡拱身答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以言實賜以馬乳時迴紇山賊亂於密邇且令丘公還

尋思干城期以十月再詔八月後旬丘公復至行宮凡有所對皆平平之語無可採聽問其年甲多少僞云不知考問神仙之要唯論固精養氣出神入夢以爲道之極致美林靈素之神遊愛王害風之人夢又舉馬丹陽恒云屢蒙聖賢提獎真性遨遊異域又非禪家多惡夢境蓋由福薄不能致好夢也又問湛然居士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答而有識聞之莫不絕倒旣而東迴表求牌符自出師號私給觀額自填聖旨謾昧主上獨免丘公門人科役不及僧人及餘道衆古無體例之事恣欲施行上之所說湛然居士編

入西遊錄中備明丘公十謬回至宣德等州屈僧人迎拜後至燕城左右鼓獎特力侵占使道徒王伯平騶從數十縣牌出入馳騁諸州便欲通管僧尼丘公自往薊州特開聖旨抑欲追攝甘泉本無玄和尚望其屈節竟不能行西京天城毀夫子廟爲文成觀景州奪龍角山賈先生改爲冲虛觀後僧欲爭丘公移書從樂居士文過飾非平谷縣水谷寺正殿三身皆劉鸞絕手悉打澗中改觀居之太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淨居山穿石作洞改爲道院立碑樹號相州黃華山隋唐古刹碑刻存焉道士占定混源西道院

本崇福寺道士占訖灤州下縣數座佛殿道士拆訖并毀佛像檀州黍谷山靈巖寺昔是鄒衍吹律之處氣力蕩除佛像塑起三清石幢子推入澗中有底田園占佃爲主改名大同觀檀州木林寺正殿縣壁壬子年全真許知觀拆毀塑像改立三清號爲天寶萬壽宮良鄉縣東南張謝村興禪寺地土棗樹林檎園并外白地丘公弟子孔志童強占種佃欺侮尼衆如此等例畧有數百雖莊躋狼戾於南荊盜跖跋扈於東魯方今剽劫未爲過也不以道德爲心專以攘奪

爲務後毒痢發作臥於廁中經停七日弟子移之而不肯動疲困羸極乃詐之曰且偃之與寢何異哉又經二日竟據廁而卒而門弟子外誑人云師父求福編丘公錄者李浩然集來卽日登葆光而化異香滿室此皆人人具知尚變其說餘不公者例皆如此故當時之人爲之語曰一把形骸瘦骨頭長春一旦變爲秋和灘帶屎亡園廁一道流來兩道流斯良證也大祖道之語卽丁亥年七月初九日也後道士志常字浩然號真常子簪冠自整紹復前蹤斂道士之財買王臣之意媮薄巧飾趨媚時流虛冒全真之名不行道德

之實梟鳴正道虎視釋家挾邪作威侵占佛寺襲丘公之偽跡扇殘賊之餘風縱群下之剽奪任私情之毀撤打佛像而安老像廢菩薩而作天尊貪得忘仁窺求無度他處遠遠恐人未憑且叙京城及內屬州縣占奪寺舍侵植田園磨毀碑幢損滅佛像畧舉一二驗知虛實京通玄關觀音院正殿三間塑畫完具李志常遣本觀道衆打絕聖像塑著三清雖屢陳訴抗詔不與今雖革正而街西院舍近三十楹尚未分付京淨恩禪寺正殿房寮方丈庫舍五十餘楹殿內無量壽佛十六觀像金碧炫目女冠改作修真觀承

占住持京憫忠寺東塔院大道信道姑占守住坐京
慈聖院長春宮薛道錄改爲玄都觀占住京寶塔寺
經藏院天長觀下任道姑福童占定住坐京資聖寺
唐遼舊刹前後通街地有三十餘畝房有百十餘間
全真輩志朗改作葆真觀占定住持京顯花門外金
橋寺正殿釋迦渾金成就全真張知觀拆毀大殿平
治基址安先生丘塚改作墳地京銅馬坊建福院全
真鬚頭張先生占改住坐京春臺坊西萬盈坊弘教
院正殿聖堂僧寮廚庫菜園石碑盡被樊先生拆打
訖却將木石於戴外郎宅東蓋訖天齊仁聖廟京西

北隅吉祥院長春宮占作窯場煉丹經今聖旨斷定
由未分付玉田縣北鄉妙峰院全真榮道士盡行拆
訖於田家莊蓋女冠楊道姑路道姑住坐通州在城
觀音院前後正殿廚庫僧房全真陳和童打壞觀音
改塑老君易名通仙觀宛平縣齋堂村靈樂寺全真
劉知觀把釋迦太子賣與他人火爆石碑藏了銅鐘
拆訖佛殿壞了舍利寶塔平蕩墳林改作通仙觀塑
起三清涿州在城設濟院有舍利塔七層五十餘尺
全真賈先生夜間折了塔尖本官詰責逃了甲寅年
改爲齊仙觀涿州行滿寺觀音殿有白玉石觀音菩

薩坐高三尺有糠禪任志堅夜中打碎共十一塊并
占訖寺院改爲永寧觀任坐廣因寺常住位舊堂咸
備全真梁先生改作十方觀任坐平谷縣曆西寺正
殿聖容全真王知觀打壞塑像占植栗園磨了石碑
耕了地土文家莊水谷寺殿宇三門雲堂庫房水碾
園土全真王知觀打了塑像却塑老君并獨波寺正
殿拆訖占植栗園改作道院順州年豐龍泉寺麻地
棗園并餘白地盡被馬法師占定改爲大道觀安次
縣北臺寺全真羊皮李占佃普慈寺楊道姑占訖遵
化縣臺山寺下院靈應山栗園劉先生占淨因院羅

文谷栗園張先生占植縣東北般若院大殿中幢寺
雲堂淨家谷雲堂三門盡被張先生拆了蓋作開陽
觀薊州天香寺栗園地土盡被王道政占佃舍利寶
塔高四十尺王道政拆訖塔上鐵竿亦自使了又拆
了墳塔十三座甘泉山下院水碾一所孫先生强行
蓋了報國寺下院栗園賈先生占了崆峒山下院田
地栗園吳先生蓋觀占守如此等例寧可具詞其餘
東平濟南益都真定河南關西平陽太原武朔雲中
白霄遼東肥水等路打拆奪占碎幢磨碑難可勝言
畧知名者五百餘處皆李志常之所主行又自覽貢

獻圓米果木蜜煎茶薑馳驛馬疋每歲上下要君取榮不以謙退爲心專以銜名爲務壬辰中合罕皇帝弔民洛汭問罪汴梁急於外征未遑內整而志常奸心狙妬欲欺佛家蔑視朝廷敢爲不軌乘國軍擾攘之際當羽檄交馳之辰縱庸鄙之徒作無稽之典今狐璋首集僞說史志經又廣邪文菽麥不分古今匪辯採王浮之詭說取西昇之鄙談學佛家八十二龕糶老子八十一化要合九九之數簣鼓二篇之風乃舉李耳在虛無之前屈迦文降周莊之代倚竊佛教增闡多端欲高釋氏之前乃說李耳在陽甲之歲欲

登儒者之上乃立九歲在太易之先欲同佛家五方如來乃說五方出法度人擬偷佛經世界初成風輪下布乃說氣射往來變作彌羅之氣如此之事一一難陳祇欲混自濁流濫彼清濟金鋤相雜涇渭難分調聖欺賢蔽蒙天下瞎他正眼昧自心靈天遏佛門溝壑正道傲慢典憲不懼朝章使秦川道衆暗板流傳遠地發揚欲妨自害不遇明聖真假孰分佛法中興待時而顯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我蒙哥皇帝克岐克嶷曰聖曰明布政簡嚴聰達神武修祖宗之令典酌先代之洪規率由舊章不忘外護初鑄國寶先贊

佛門凡是僧人竝無徭賦聖旨特賜那摩國師白金二千定計鈔二萬兩修福佛門又令勝菴主發黃金五百兩白金萬兩於昊天寺大作佛事七日方滿飯僧萬餘也道門志常以八十一化圖刻板既成廣張其本若不遠近咸布寧知李老君之勝宜先上播朝廷則餘者自然草靡乃使金坡王先生道人溫的罕廣齋其本徧散朝廷近臣士魯及乞台普華等並授其本時少林長老裕公建寺鵬林皇上欽仰因見其本謗訕佛門使學士安藏獻呈阿里不哥大王訴其偽妄大王披圖驗理閱實甚虛乃奏天子備陳詐冒破滅佛法敗傷

風化天子未詳真偽俾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常於大內萬安閣下共丞相鉢刺海親王貴戚等譯語合刺合孫并學士安藏帝御正座對面窮考按圖徵詰志常一詞罔措拱身叉手唯稱乞兒不會而已推以不知少林讓曰汝既不知何以掌教志常又默無言少林因曰道士欺負國家敢爲不軌今此圖中說李老君生於五運之前如此妄言從何而得且史記老子與孔子同時出衰周之際故唐初秀才胡曾詠史詩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將徐甲去流沙此則周末時人明矣何

乃妄構此說謾昧主上乎志常曰此是下面歹人做來第子實不知也少林又曰老子既是大賢宜當佐國安民匡君不逮何乃坐視亂亡西去流沙忍而不救乎自己家鄉而不能整且欲遠化羌胡不亦謬哉此同頭上火燒而不能却且欲遠救他山之火縱是愚人亦知迂誕志常拱默無言面赭汗出少林重奏曰道士欺謾朝廷遼遠倚著錢財壯盛廣買臣下取媚人情恃力凶愎占奪佛寺損毀佛像打碎石塔玉泉山白玉石觀音像先生打了隨處石幢先生推倒占植寺家園果梨栗水土田地大畧言之知其名者

可有五百餘處今對天子悉要歸還而志常情願吐退別無訓答少林又曰此化胡圖本是偽造若不燒板難塞邪源志常唯言情願燒却更無伸說上曰我爲皇帝未登位時舊來有底依古行之我登位後先來無底不宜添出既是說謊道人新集不可行之時勝講主瞋目詈之指爲畜類塊然無對帝謂群臣曰道士理短不敢訓答也少林翌日復上表云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枉錯諸直能使直者枉此二者賞罰之源治亂之機莫不發乎其中矣

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故三皇五帝垂拱南面其政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是以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及三代以降姦宄日萌故聖賢間生應時設教或洗之以道德或封之以仁義以防微後世之弊也於是我釋迦大覺以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於天竺父曰淨飯皇帝母曰大術聖后夢感白象駕日輪忽墜於懷覺時乃娠誕彌厥月聖母攀枝右脇神化而生列宿襯於紅蓮九龍沐以香水三十二相以嚴體八十種好以隨形指天地以稱尊現吉祥而應世四門觀苦午夜

逾城六年苦行以圓曠劫之因萬德周身以克多生之果教談三百餘會化揚八萬之門受波旬請而入涅槃順衆生機而示圓寂由是道超凡聖化被人天凡聲教所及莫不波蕩風靡而從之冠其位於列聖之首也學其道者持五戒則備於五常修十善則杜其十惡存者安於王道亡者託於人天其大則頓息生死之源獨出聖凡之表也繼有東夏賢者是曰老君以周第二十二帝定王二年丙辰九月十四日生於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父曰韓乾母曰精敷孕八十一年而生於李樹下因以姓李名耳字伯陽身長

四尺六寸額凸眉麤反脣鵞鼻顴尖胯潤聃耳鬚頭
生而皓首故曰老聃以疑獨之道祕于心以三寶之
德資于用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至簡王二年
官至守藏吏十四年遷太史及景王二十三年己卯
以七雄分霸天下擾攘老氏不忍坐視其弊有紫氣
浮關欲西涉流沙而訪至函谷得關令尹喜授以道
德二篇深造妙道之理已而弗克流沙死於槐里卽
而葬焉乃京兆之興平也後之學其道者虚心實腹
游於道德黜於聰明高蹈煙霞迥出塵世聲利不能
屈刑勢莫能移雖二聖賢時有先後教有淺深觀其

聖賢之心未嘗有間也自我皇朝聖祖開闢大統以
來兵燹之際有學者興肇起其門是曰全真冠伯陽
之衣冠稱伯陽之徒黨棄伯陽之宗廟悖伯陽之道
德浸漫四方不可勝數毀拆寺宇摧滅聖像僞興圖
籍妄設典章肆其異端以千時惑衆殘賊聖人之道
輒以無稽之言自彫入藏目之爲經良可笑也如新
集老氏八十一化圖化胡經等百端誣誕之說使識
者誦之則齒寒聞之則鼻掩圖云老君以殷第十八
王陽甲庚申歲真妙玉女晝寢夢日精駕九龍而下
化五色流珠吞之而孕八十一年至二十一王武丁

庚辰二月十五日其母攀李樹剖左脇而生九步生蓮四方乘足日童揚輝月妃散華七元流景祥雲騰庭四靈翊衛玉女捧接其母攀枝萬鶴翔空九龍吐水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指天指地唯道獨尊及長爲文王守藏吏至成康爲柱下史而棄周爵不知此語何從所出也又云老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上昇太微復生於成都李氏家與尹喜會復上昇適西竺使尹喜作佛以化胡人剃鬚髮爲僧誓而歸之如此謬妄數端皆兒戲之語也嘻噫佛生周昭老生於定尹喜受道德於景王之已耶相去五百有七

年何尹喜之爲佛耶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無乃太誕乎夫老氏之首末具載周史而今以爲殷陽甲真妙玉女所生者然則真妙者凡耶聖耶若聖則老氏豈復仕周爲吏耶若凡則何族耶况老氏之聖也有萬種禎祥而世人豈不知復以爲吏耶何捨明趣昧如此可不愧歟況今槐里塚墓在焉其徒以爲老氏白日上昇何塚墓之有哉乃棄於荊棘之間而不祀此皆具人眉目者之所不爲也其莊列氏亦伯陽之命世亞聖也而子莊子言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獨不言上昇太微之事乎子列子雖關尹喜一言

之善又嘗捨之又喜仲尼答西方有大聖人以爲至言獨不言化胡之事乎畧舉其兩端則衆謬斯釋矣以前後所說全與本史相違似非老聃者也然則老聃外別有太上老君者成聖耶何設僞以非聖人者如此且夫世亦有至不肖者然樵牧之豎安敢輒欺之況大聖人乎仲尼曰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又許昌新作三教碑以老氏正席佛儒翼之亦不稽古之甚也且三教之位自漢至今千有餘載如指之據於掌短長左右固有定處豈匹夫匹婦能異哉觀此效顰忘本之徒必欲毀滅大覺之道非毀而能

滅惜乎伯陽之道掃地矣何哉猶藤蘿倚於喬松枝葉繁榮蔭及頃畝樵牧過之仰而嘆曰大哉鬱鬱乎藤之茂且盛矣如此而不言松柏之大本也旣而松無以施其枝葉則枯枯則絕藤蘿委地靡所不致雖深根固蒂而復欲望之於雲漢不亦遠乎於戲伯陽之道其若是而已矣幸遇主上英雄紹聖聰哲御天軒鑑洞乎八方舜日照於四海察纖毫而莫隱臨大統以無私仰願正三教之典謨訓誥保合大和爲萬世之規矩準繩固非小補但野人福裕無任瞻天望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卽乙卯年八月也帝旣

目覽是非具知臧否乃傳聖旨曰那摩大師少林長老奏來先生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經教做出假經來有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聖像塑著老君來有把釋迦牟尼佛塑在老君下面坐有其李真人一處對證問來李真人道我竝不理會得來今委布只兒衆斷事官那造假經人及印板本不揀是誰根的有呵與對證過若實新造此說謊經分付那摩大師者那造假經底先生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一處當面對證倒時決斷罪過要輕重那摩大師識者又毀壞釋迦佛像及觀音像改塑李老君底却教那先生依前

舊塑釋迦觀音之像改塑功了却分付與和尚每者那壞佛的先生依理要罪過者斷事官前立下證見交那摩大師識者若是和尚每壞了老子塑著佛像亦依前體例要罪過者卽乙卯年九月二十九日君腦兒裏行此聖旨那摩大師緣此聖旨見奉福寺先生侵了餘占寺院先生不肯分付及玉泉山白玉觀音先生打了不肯陪還使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就德興府對今上皇帝宣前聖旨卽要陪償少林長老先與執結而張權教志敬妄欲支吾不肯分付今上大怒令劉侍中活者思歐擊罵之頭面流血全無愧恥

明年遣使胡覲孫下來依著皇帝聖旨本意盡行歸斷時築界墙分付奉福寺家初蒙哥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隨路合退先生住著寺院地面三十七處並令分付釋門而李志常不依歸斷差道士樊道錄再奏聖旨別生情見依著胡覲虎那演抄數已後不許改正雖如是奏上未允許而道士樊志應但向乞台普花處說便詐傳皇帝聖旨一面却都奪了復推界墙丙辰年五月那摩大師再共少林長老奉福亨長老統攝溫菴主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上方雲長老資福朗講主塔必小大師蘇摩

室利中山提領要阿失真定譯言蒙古互竝上合刺鶻林預待李志常等共對朝廷與先生每大行辯論以七月十六日覲帝於鶻林城之南昔刺行宮帝引諸師入內溫顏接話並賜金帛專待道士辯明真僞而李志常怯不敢去自念前對天子唯推不知今更相抗慮恐墮負乃使權教張志敬字義卿魏仲平溫的罕等遷延緩進狙僧遠近竟不面會覲聞諸師退朝卽復趨程天子阿里不哥大王知此道士無理雖復多語竟不與言而李志常見僧上行進退狼狽愁思內鬱變成腦疽股慄驚又感雷震因而歿焉故常

時之人爲詩詠云楂子店前不死方老丘傳與李真
常三千王女長春館十二瓊樓偃月堂服氣變爲休
息痢吞霞化作腦疽瘡全真業貫年來滿霹靂掀簷
罪玉皇聞者以爲實言即戊午年六月日也帝以諸王大會封
賞事殷僧道對辯之事且令阿里不哥大王替行問
當所有事件一一奏聞初盤山中盤法興寺亥子年
間天兵始過罕有僧人海山本無老師之嗣振公長
老首居上方橡栗充糧以度朝夕全真之徒挾丘公
之力謀占中盤乃就振公假言借住振公以謂道人
棲宿猶勝荒涼且令權止占居旣久遂規永定王道

政陳知觀吳先生等乃改拆殿宇打損佛像又冒奏
國母太后娘娘立碑改額爲棲雲觀院內古佛舍利
寶塔高二百尺又復平蕩影堂正殿三門雲堂悉皆
拆壞屢僧爭奪而不能革乙卯年聖旨斷與和尚不
肯分付後上方長老雲公忿其無理破碎其碑奏告
今上皇帝又共那摩大師少林長老朝覲蒙哥皇帝
具陳其事聖旨委付今上皇帝改正其弊却爲僧院
卽戊午年九月初四日也德興府水谷寺舊來佛像
及十六羅漢竝是石作妙盡奇功兵火之後無僧看
守有諸道士竊而居之日久綿遠恐僧爭奪故泯其

跡遂毀諸像填於水塹後僧爭之諱本道院僧搜刷像出道士乃伏上方提領雲長老負壞像首上奏朝廷阿里不哥大王見而悲感卽喚金坡王先生道人右法錄鳴鐺射之以石打之道士頭皆流血謂道士曰佛之真身杳然絕朕猶如虛空不可破壞眼尚不覩豈能損耶但汝無知作地獄種子縱汝邪愚世中有底汝能壞了還會損著真佛身耶明知道士侵占佛寺壞了佛像故不虛語又燕北玉泉山舊有白玉石觀音像被道士打壞身首分離擊碎石塔穿石作洞內刻道像上諂朝廷爲國家修善之所投簡福地

欲永占定恐後爭奪李志常後腦疽旣發雷震而卒遂假葬棺柩內盛笠子拄杖埋於玉泉而實屍葬於五華觀中圖欲移年遷墓但顯空棺妄待傳播效他達磨尸解仙去而神不容姦欲隱彌露因賽典赤使人貢傘具陳其事蕃漢聞之哂其姦佞皇弟大王聞斯矯詐乃訴於帝曰道士從來欺謾國家昔年說爲投簡福地今日返葬浩然臭身若實如此不可輕赦乃遣驛使何會必閣赤及阿斯蘭下來發掘果挖出空棺鞫問實尸埋在五華觀內剖而視之已成腐爛如此僞妄天下共知而道士刻圖出神上昇而天長

觀內千片雲板自破無聲萬人之鑊不覺罅裂瑠璃巨閣忽爾崩摧不祥之事難以具數斯亦積僞謾之所致也而玉泉山水地土聖旨盡付那摩國師跨崖據泉上蓋觀音重閣內塑其像金塗綵繪巧妙丹青却爲釋有帝對諸師曰我國家依著佛力光闡洪基佛之聖旨敢不隨奉而先生每見俺皇帝人家歸依佛法起憎嫉心橫欲遮當佛之道子這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

佛齊帝時舉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不觀其本各自誇銜皆是群盲摸象之說也時逼冬寒而先生每終不肯到路上淹留帝謂諸師曰道家既不肯來必是理短不敢持論却令僧衆乘驛還燕乃丙辰年九月十日也丁巳年秋八月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再上朝廷阿里不哥大王特傳聖旨道家前來做下八十一化圖破壞佛法并餘謗佛文字有底板木燒毀了者有塑著底畫著底石頭上刻著底先生每不依舊時體例裏底竝與壞了者刷洗了者磨了者委付今上皇帝如法行了者帝

念此處已定漢地不知若不就彼廣集對辯辭窮自
屈乃訟國家強抑折伏時今上皇帝建城上都爲國
東藩皇帝聖旨倚付將來令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
論俾僧道兩路邪正分明今上皇帝承前聖旨事意
普召釋道兩宗少林長老爲頭衆和尚每張真人爲
頭衆先生每就上都宮中大閣之下座前對論內衆
卽有那摩國師拔合斯八國師西蕃國師河西國僧
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超長老奉福亨
長老平灤路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塔必小大師
提點蘇摩室利譯言真定蒙古及北京詢講主大名

珪講主中都壽僧錄資福朗講主龍門育講主太保
聰公等三百餘僧儒士賓漢卿姚公茂等丞相蒙速
速廉平章丞相沒魯花赤張仲謙等二百餘人共爲
證義道士張真人蠻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
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共僧抗論今上問曰
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
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辯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却
辯偽錄卷第三

音釋

調

扶紡切
誣也

碾

尼展切
碾物麗也

狡獪

狡古邪切
獪古外切

鐫

丁歷切
矢鋒也

論且如汝書題云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若具辯之恐成繁雜且舉大意試爲評論問云今化胡經文端的實是老子說耶道曰是老君說也釋曰若是老君說來化胡經中說俺僧衆剃髮受戒所行之事汝宜知之受戒儀範詳細說來道曰你每之事我不管之釋曰受戒小事汝猶不知明顯化胡經文竝是偷佛經作道士無答又問化胡成佛佛是何義道曰佛是世間上等好人釋曰自古以來多少好人何不稱佛耶佛之深義汝本不知道曰佛是覺義釋曰覺箇甚麼道曰覺察覺悟釋曰何者能覺何

者所覺道曰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覺知覺信無所不覺是佛義也釋曰佛是大聖之人窮盡性命之道豈但覺於仁義耶五常訓世之典孔子所談佛若但知此者孔子何不稱佛耶道士無答圓福長老問姚公茂曰仁義等語老子之言耶孔子之言耶姚公茂答曰孔子之教也圓福曰道士從來偷俺佛經改作道書儒門唯有仁信之言汝家看守不定亦被道士每當面偷了帝問諸儒曰仁義之語孔子所談耶姚公茂等對曰是孔子之說也帝曰既是孔子之說云何將來說佛明知道家之言竝是說謊之語

道士既不能答乃將老子傳化胡經史記等書呈於帝帝曰不須道士多言但取文字爲證帝曰此是何人之書道曰此是漢地自古已來有名皇帝集成底史記古今爲憑帝問自古皇帝唯漢地出耶他處亦有耶道曰他國亦有又問他國皇帝與漢地皇帝都一般麼道曰一般又問既是一般他國皇帝言語漢地皇帝言語都一般中用麼答曰都中使用帝曰既中使用老子他處不會行化而這史記文字主張老子化胡不是說謊文字那這般史記都合燒了不可憑信道士竝無一答那摩國師以拄杖指著道士罵

曰這般驢馬之人百事不曉與這般先生說箇什麼拔合思八國師問曰老子留下根本經教名爲什麼答曰有道德經是正根本再問除此經外更有什麼根本經教再答唯此道德爲源本經再問此道德中還有化胡事麼答無有此事問此中無有何處說耶答曰漢兒地面史記文字說化胡事問你上說言他國史記與此漢地史記一般中用俺西天有頻婆娑羅王史記言語還憑麼答曰都是史記敢不憑信又問既然憑信彼史記道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此是西天史記恁般說來既天上天下無如

佛何處更顯老君化胡成佛來明知你每之言竝是虛詔之說道士無答國師又曰彼史記又言天下有頭髮底俗人禮拜一箇小小沙彌這般言語彼史記道來不曾見說老君度人汝曾聞麼道士答曰不曾聞得上怒曰偏此史記汝不聞得漢地史記你偏聞得姚公茂謂道士曰守隅曲士難論大方只爲執著漢兒史記自語相違向者前言都是史記敢不憑信旣西天史記如此言之則佛是聖也今已輸了猶更折證道士默然帝曰老君之名但聞此處佛之名字普聞天下何得與佛齊耶道士言旣無據面赧詞窮

先是少林上表於蒙哥皇帝論道不真中有一道士不勝其憤高言謂少林曰汝之表文謗李老君言其實死妄引莊子秦佚弔之此乃莊周寓言何可憑信少林曰莊子之書道家宗尚旣是寓言則道藏之言竝無實說道士又屈帝問張真人曰你心要持論否張真人曰不敢持論上曰你每常說道士之中多有通達禁咒方法或入火不燒或白日上昇或攝人返魂或驅妖斷鬼或服氣不老或固精久視如此方法今日盡顯出來張真人竝無酬答時逼日沒閣中昏暗帝曰道士出言掠虛卽依前約脫袍去冠一時落

髮當時正抗論者一十七名論畢那摩大師使西京明提領燕京定僧判玉田張提點德興府龐僧錄及隨路僧官監守防送來到燕京旣入都門塔必大師蘇摩室利使道士星冠袍服掛在長竿普令曉諭并所占寺宇山林水土四百八十二處竝令分付釋家洎燕京奉福寺長春宮所占虛皇大閣却分付與金燈長老上件八十一化等偽經及有雕底板木竝令燒却并天下碑刻之文塑畫之像道家無底盡與剗除少林長老與僧議曰若盡要了恐譏恃力却回與二百八十處但取訖二百二處大小讚美稱佛門之

多讓焉今上皇帝乃降聖旨曰依著蒙哥皇帝斷來聖旨先前少林長老告稱李真人爲頭先生雕造下說謊底文書化胡經十異九迷論復淳化論明真辯僞論辯正謗道釋經辟邪歸正議八十一化圖上欽奉聖旨倚付將來俺每抱集至和尚先生對面持論過爲先生每根脚說謊上將和尚指說出來底說謊化胡經衆多文書并刻下板燒毀了者這般斷了也恐別人搜刷不盡却教張真人自行差人各處追取上件經文本限兩箇月赴燕京聚集燒毀了者及依著這說謊文書轉刻到碑幢并塑畫壁上有底省

會隨處先生就便磨壞了者刮刷了者先生不得隱藏者若有隱藏的或人告首出來那先生有大罪過者時戊午年七月十一日行張真人既聽讀訖乃使人就雲臺觀追取說謊偽經化胡經八十一化圖等板本及隨處宮觀有底偽經輦載到燕京於大憫忠寺正殿之西南面對百官竝與燒却萬壽諫和尚與下火云伏聞三元五運之肇百家諸子之書莫不道人倫信義之風述堯舜周孔之道統其要也未達真俗之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梵天仰

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圓音一唱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故號佛爲天人師無上大法王豈得與衰周老子比德爭功但以法流漸遠魔外滋多爰有全真衰集道藏充畝溢几空多修煉之方堆案盈箱謾說導引之術延年却老自古虛傳羽化長生於今有幾無奈祭酒道士王浮志經學謝管窺智慚螺測矜白鳥之翼望駭泰山負燭火之明爭輝日月攄已所憾悖乎揚言妄語化胡謬稱十異邪言惑正魔辯逼真攘竊佛經黷亂聖典全無忌憚恣其猖狂履水而說涅槃曾無憑據蹈火而談妙法

有類俳優用楚爲唐以冠加足文多訛謬義有差違
誣詐自彰寧煩縷說旣非老氏所制毀之則有益生
民況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有光先哲伏承我聖朝世
主大國賢王膺千載之期安九五之運扶危濟世之
德越湯武而獨高夷凶剪暴之功逾漢唐而孤顯蕩
蕩巍巍聖德難名加以留心釋氏駐意佛門志欲還
淳情存去僞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必除義當名符
者雖有疎而必舉近聞隨處道觀妄傳化胡僞書并
餘傳記屬詞鄙陋殆不可聞出惡語若梟鷹肆慘毒
如蠱尾述妖妄惑人心傳淫書亂物性爲善寡爲惡

溪玷辱先賢之典謨敗傷人倫之風化如聖旨到日
拘刷前來於燕京稠人廣衆之前竝皆焚毀杜絕邪
源若私畜者準制科罪從此葉墜柯摧雲收霧卷狀
洪鑪之焚纖羽猶炎景之燦輕冰負勝之流於斯可
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刀卽除邪教可謂廓
清寰宇大振玄風佛日由是增輝法雲所以大布蒙
皇家闢正覺之路使黎民出邪見之杜正當今日旣
然滿載將來好與一時燒却且道燒却後成得箇甚
邊事諸人還委悉麼西風也解嫌狼藉吹却當年道
教灰

已未年九月初七日於中都憫忠寺前築臺集
在城僧道官僚及士庶人焚燒諸路應有道藏

經傳記并刊行印板並皆除毀掃其邪蹤仍仰隨處道觀不得私畜如違治罪記其處其天下占了寺院亦即改正所有星冠袍服普散西蕃回回大理國咸使聞見其落髮道士徧散諸寺無一逃失若去了者與賊同罪當時論畢有一道士潛隱名姓不勝憤怒乃上言三百八十歲駕言壽永以傾僧人上召問曰你既多年當初宋上皇時僧有何過使戴冠耶道士曰山中住來不知此事上曰既言三百何言不知既不能知此是說謊人也使寮佐張仲謙元學士窮考年數乃三十餘歲本荊州人也上怒其不實始則配塗役夫終竟喂了豹子鳴

呼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斯言信乎初丘公西行壬午年中見太祖時有七十四五至於遷化纔近八十而劉溫誑詐太祖言丘公有三百餘歲及太祖問以年甲僞云不知故湛然居士編此語在西遊錄中標其調王今此道人又踵前蹤既一言之出口終駟馬之難追恣倔強而狂言竟羣身於豹腹疾在膏肓而莫療心同頑石以難迴前車已覆其轍後車又不改轍邪妖僞妄歷代恒興畧叙二三以彰奸匿初後漢沛人張道陵客遊蜀上住鵠鳴山造作道書創置條儀縻鶴

山頂誑誘獫民奉其道者出米五斗時號米賊後爲大蛇所吞身羶鱗腹弟子詐云全身上昇後魏寇謙之字輔真自號天師佞惑太武於嵩高山上建淨輪天宮太武親受符籙旗幟尚青以合道家之色觀覲長壽而太武身感癘疾冠謙身亦早卒勞擾萬民竟無一補金陵道士陸脩靜辯口利語增制符章妄陳三籙救世禳凶會梁武捨事李老詔行天下道不能興乃率門弟子北投高齊廣贈金帛徧散王公冀行道法專倚淺術欲振佳聲文宣試之一無可驗昇空者墜於臺下入火者燎却眉毛唐之葉靜妖術亂主

夜引玄宗遊於月宮而祿山構禍幾於亡國道士趙歸真巧言取譽惑亂武宗行合氣穢術服金石毒藥長生未驗藥燥先亡宋林靈素銜騁小伎要君取榮夜引上皇夢遊神霄傾惑耳目號爲天師旣而汴水泛溢陷沒齊民上俾林氏治之了無一效洪波湧沸上起天津朝野驚惶控告無所上皇焚香禱佛謝過責躬感泗州僧伽大聖現身雲濤自弭萬民懽慶林氏逃亡金朝末代有烏骨崙先生常披麻被徒遊里巷咄空罵衆詐號神仙下愚庸徒亦有信者哀帝惑之頗信鄙術任道士狡獪之情行世間媿媒之法道

士身罹於憲網哀帝命盡於蔡州如此姦凶隨代常有始禍延於閭里終傾覆於家邦若夔狐之爲祥猶蛇虺之洩毒以怪生怪將虛捏虛聽之則滿耳洋洋求之則捕風繫影散道德之醇粹扇澆漓之邪風汙辱人倫敗傷王化而更賜頑瞽不懼朝章無上善若水之能有下愚饕餮之行侵黎民之沃壤占釋氏之膏腴買權勢之人情遮佛門之正道首濫觴於丘老卒潰堰於志常雖恣縱於姦心終見笑於智者善乎湛然中書西遊錄中云客問居士曰今之出家人率多避役苟圖衣食若削髮則難歸於俗故爲僧者少

入道者多兵火已來精剎名藍率例摧壞若道士不占亦爲勢家所有或撤以爲薪有何益焉居士曰聰明特達之士必不如此脫有爲此者此愚人鄙夫爾又何取焉旣號出家之人返爲小人之事改寺毀像侵奪山林所以君子責備於賢者也此曹始居無像之院後毀有像之寺初奪山林之精舍豈無異望城郭伽藍之意乎從遠至近從小至多深存奄有之智亦所圖不淺爾設有古墳宿塚人愛其山崗之雄麗林麓之秀茂乃曰此塚我不伐則後亦有人伐我將出其骸骨棄諸溝壑而瘞我之父母較之人情以謂

如何爾古人美六月衣羊裘而不拾遺金者旣爲道人忍作豪奪之事乎此曹首以修葺寺舍救護聖像爲名居之旣久漸毀尊像尋改額名大有摩滅佛教之意其修護寺舍者乃如此乎果欲弘揚本教固當選地結緣創建宮觀不爲道門之光乎大丈夫竊人之宇舍毀人之祖宗以爲已能何異鼠竊狗盜之作乎因他成事豈不羞哉兵火之事代有廢興未嘗有改寺爲觀之事渠蔑視朝廷而敢爲此不軌乎昔林靈素託神怪詐力見用於宋可爲元惡大憝矣尚未敢改寺爲觀毀像爲道今則此曹所爲過靈素遠矣

豈非神明震怒而促丘公之壽乎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昔佛教西來迄今二千餘載明君賢相罔不宗敬高僧奇士隨代而出爲國師者何世無之佛圖澄後趙國師衛道安符秦見重羅什姚秦師仰法果元魏家師朗公諸國咸奉北齊敬崇大統隋朝重於天台大唐老安惠忠北宗神秀清涼國師不空三藏大遼竹國師大金圓通善國師如此名師未有改道觀爲寺宇者是以佛祖之道根深蒂固確乎其不可拔也若釋得志以奪道觀道得權而毀佛寺則鬪諍之風無日而息矣夫國之憲章漢唐舊政非一

代之法也寔萬世之法也時君世主皆則而用之若大匠之規矩莫可廢也雜律有毀像之嚴刑勅條載禁邪之明式今此曹毀宣聖之廟撤釋迦之像遊手之人歸者如市糊口之客日聚共門不分臧否一槩收之此所謂聚逋逃之淵藪爾會觀不攻而自敗也噫林泉之士不與物競韜光匿跡人猶恥之况自專符印抑有司之權奪有司之民自覽貢獻懸牌上下取媚人主者豈能見容於世乎以此證之則乖謫不軌之事人皆知之詎待予之喋喋也蒙哥皇帝初壬子春詔以今上皇帝征吐蕃及花馬大理等國上於

大理國得舍利及黃金塔高可二尺晨夕禮奉載以前驅廻至六盤山今菴主溫公爲教門統攝聚集天下名僧於清涼山建百日勝會享供文殊大聖官給所需絕瑞嘉祥不能備紀上道回秦川見三教堂有以老君處中佛却傍侍乃謂左右曰老子世人中賢其教少用未達聖人之理難超生死之津共佛同坐於理不堪况乃僭尊愈爲不可明年至日月山俾中山府乾明寺長老志公奉旨乘驛隨處改正通四十九處塑者碎之畫者洗之所有乖戾竝與遷革於河

中京兆絳州平陽府四處立碑旌其僞妄集錄者曰

古稱根溪果茂源遠流長斯言信矣昔我法王三無數劫積功累德果成道圓然後百億世界一時現身說法四十九年度脫百千萬億梵王帝釋稽首傾心外道天魔蹶角折膽集萬聖於菩提場內伏六師於跋提河邊化緣事周返歸蓮藏八大國王競分舍利五百羅漢結集徵言教滿人天法流沙界無爲之風扇矣不言之化行焉逮乎像季斯文不亡馬鳴龍樹纂其微音無著天親播其遺美蜚英聲於四海騰茂實於八方法蘭僧會齋貝典而東傳慧遠道林唱玄風於南國佛圖澄掌照千里阿目佉坐罽群兕衛道

安注教科經隋智者分宗立典救生靈於塗炭解危縛於倒懸拔出生死之津高置涅槃之岸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煥煥融融有生斯賴明君外護碩德內持歷代帝王仰弘聖範所以漢明帝遣使西請繪像翻經晉明帝口誦金文手圖佛像簡明帝恒思法味孝武帝稟受戒章宋文帝受訓跋摩齊武帝欽崇僧遠梁武帝講經持戒陳宣帝降意法筵宣武帝廣供梵侶齊文昌專憑佛力隋文帝屈膝曇延玄宗注般若真文肅宗誦仁王寶典德宗憲宗迎舍利而供養宣宗懿宗復覺路以興行梁晉爭衡徽猷未輟炎宋受

命付囑不忘大遼則傾國奉佛金朝則始終崇釋大元啓祚瞻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護茲道太宗則試經造寺雕補藏經谷與罕則令僧扈從恒誦佛經蒙哥皇帝則供僧書經高營寶塔今上皇帝則飯僧建刹造像鎔金捨廣大之珍財誦無上之藏教以拔合思八爲國之師耳目具知非爲虛飾莫不構巨殿而安其像架長廊以處其徒味其道而澡其神尊其人而遺其體非唯緝熙於帝道乃亦協贊於皇基返澆漓於醇源躋黎民於壽域家知積惡之苦人興趣善之方始風靡於朝廷終波流於士女若非至妙

安能久行昔公孫龍古之善堅白之者田巴之徒坐祖丘議稷夏非三皇滅五常強詞巧辯口伏千人而不流傳於後者以無實道可傳也佛生西域教興東方賢宰哲王繼踵護持者其道可法也故大顛和尚對韓愈曰自漢至於今歷代如此其久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祇如此其明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其人仰而信之無敢議而去之此必有以敵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於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斯確論也今之道士專飾詐力天關他門苟騁姦心蔽蒙覺路不荷國家寬恩洪溥

更恣私臆廣撰謗文言無入聖之論文有亂真之誑
竊佛聖教妄作偽書恣其猖狂不思顛蹶觀法華教
卽云在蓮華中見金光明便說坐火焰上全迷至理
巧會經名醜語似於梟鳴暴戾過於狼噬悖言亂德
妖詐惑人玷辱憲章蠹傷風化如或不剪惡種復滋
仰惟今上皇帝道協夏禹業廣周文紹三五之洪圖
安九五之寶位神襟內朗智鑒外明有德者雖在怨
而必封無功者縱至親而決罰明達四目幽枉咸通
威震九服姦邪克剪體僧徒之實理委道士之虛聲
具召二門辯析宗趣而道士欲張魚目用奪驪珠眩

彼蹄涔爭多滄海聊題綱目結舌無言試探宗源銜
璧納欵元戎走陳李浩然先敗於前裨將倒戈張志
敬臧言於後雖鳬趨而鶴列終瓦解而土崩摘星冠
而面慚脫霞氅而情愧佛真道妄於是顯焉積歲姦
兇今朝敗露由是雲收席捲葉墜柯摧猶赫日之爍
織冰若洪鑪之燎輕羽蟬蛻拒轍豈曰堪任蚯蚓奮
威終成齏粉昔明帝驗真偽之情子書咸從火化今
上辟妖邪之氣道經竝作煙灰化胡出塞落空亡謗
道辟邪隨風散費叔才當時憾死李志常膽破先殂
日赴五千之威靈於今何在飛符起尸之神變此際

不聞藏天隱地之勝方了無半驗移山掣斗之祕術
莫顯微微笑倒閭巷之庸夫羞愧隨鸞之會首一場
出醜千載難磨雖巧言之如簧終貽顏之厚矣故得
聖上回睠朝臣改觀佛日於是再縣法雲由茲廣被
廓清寰宇大扇慈風剪邪見之稠林闡法王之正路
歡呼帝苑舞蹈閭閻盛德孔昭嘉聲遐暢矣嗚呼太
虛淨而迷雲起大聖生而外道興異學亂真自古而
有非汝諍論那顯我宗以汝不平起我不平汝道若
平則我自平爾正道如海汝能堰乎正道如空汝能
滅乎仰面唾天只自汗首徒興角辯於汝何補哉不

勝舞蹈謹申讚曰

覺皇利見	龍興五天	教唯入善	宗本忘筌
聖哲欽依	愚夫大笑	道不絕倫	匪爲要妙
異道凶頑	瀆聖無禮	明主難惑	片言可折
邪難扶正	僞不掩真	魔雲永滅	佛日長春
聖壽萬年	英聲千古	熙帝之載	享天之祿
大海有竭	虛空可量	弘規雅範	永遠無疆
偉法王之鴻烈	邁今古而獨高	運六通而遊遨	蘊十智之鉗韜
廓五乘而圍範			
坦八正之達路			

跨四大而超步 冠百氏之雄豪
據大千之疆域 濟四生之劬勞
慈風軼於麟趾 仁化逾於鵲巢
俾陰陽之益載 等造化之甄陶
智者知而欽慕 愚者迷而遠逃
嗟聖運之澆季 慨正道之生蒿
嘉吾皇之聰睿 明鑑察於秋毫
哂全真之爲僞 欲桀犬而吠堯
曾一言之未整 咸脫氅而去袍
喬山壓於春卯 洪鑪燎於羽毛

蕩魔雲於八表 敝佛日於九皐
至道鬱而復闡 真乘軸而再膏
美斯文之未喪 播盛德於旌毛
對道士持論師德一十七名

燕京

圓福寺長老從超 奉福寺長老德亨
藥師院長老從倫 法寶寺長老圓胤
資聖寺統攝至溫 大明府長老明津

薊州

甘泉山長老本璉 上方長老道雲

灤州開覺寺長老祥邁

北京傳教寺講主了詢

大名府法華寺講主慶規

龍門縣抗講主行育

大都

延壽寺講主道壽

仰山寺律主相叡

資福寺講主善朗

絳州

唯識講王祖珪

蜀川講王元一

持論道士落髮者一十七名

大都天長觀一十二名

道錄樊志應

道判魏志陽

提點霍志融

講師周志立

講師周志全

講師張志柔

講師李志和

講師衛志益

講師張志真

講師申志貞

講師郭擇善

待詔馬志寧

真定府神霄宮講師趙志修

西京開元觀講師張志明

平陽路玄都觀講師李志全

撰述

卷第四

七

八

代陽勝寧觀講師石永玉

撫州龍興觀主于志申

薛道錄并道士李掌祭暗中在迹餘者一十七名先是童謠有云十七換頭至是驗矣

後詩曰

可笑全真說化胡

洎乎論議盡成虛

詞窮理盡拋冠冕

負墮頭傾剃髮鬚

暮禮佛名慚接和

晨參僧衆謾長嘯

自從漢代燒經後

恥道爲僧兩徧輸

其二

全真論議口如絨

納款爲僧別老聃

昨日擎拳猶稽首

今朝合掌便和南

七星冠帔纔拋却

三事衣盂尚未諳

自做這場千古笑

丘劉雖死也應慚

辯僞錄卷第四

音釋

俳優

俳優切俳優調戲也

薑

丑邁切長

喂

王貴切

倔強

偏渠

勿切強巨兩

覲覲

覲几利切覲客朱

夔

魚列切

狐妖

潰胡切對切

堰

水爲堰切壅也

喋

達協切喋

飛翽

女六切

螳

螳徒郎切螳屬

蝥

芳微切

同碎

蝥

齒兩切

蟬

蟬徒郎切蟬屬

蝥

西

支那

薛萬象

七

八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貲刻此
辨偽錄第四卷計字七千一百九十
該銀四兩二錢
順治十八年七月 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辨偽錄卷第五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

翰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李謙閻復李濤王磐等
奉勅撰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日詔遣資德大夫總制院使兼
領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論翰林院戊午年僧道持論
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藏偽經始末可
書其事于後臣磐等謹按釋教總統合台薩哩所錄
事跡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

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本傳四方其言淺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闕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胡成佛經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哉上謂侍臣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語謂佛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者又持史記

諸書以進欲以多說僥倖取勝帝師辯的達拔合思八曰此謂何書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史記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爲汝說天竺頻婆娑羅王讚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然則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此外更有何經曰無帝師曰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旣無道德經中又不載其爲僞妄明矣道者

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使臣
脫權將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
焚偽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三
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甘志泉所居吉祥
院其一也據而不與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爲
徵理長春道流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挺毆擊僧衆
自焚廩舍誣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
百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辯其誣甘志泉王志
真欵伏詔遣樞密副使字羅及諸大臣覆按無異辭
志泉志真就誅剝則流竄者凡十人仍徵所聲言米

物如其數歸之僧衆會有道家僞經尚存爲言者聞
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司脫因小演赤奏言
往年所焚道家僞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
諸書類皆詆毀釋教剽竊佛語宜加甄別於是命樞
密副使與前中書省左丞文謙祕書監友直釋教總
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書省客省使都魯
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堦
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
和杜福春暨諸道流考證真僞翻閱兼旬雖卷帙數
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爲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

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毀釋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言而竊爲已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奧哀諸子醫藥以誇其博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本真又所載符咒妄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伉儷和如鴛鴦之有偶將以媒淫辭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則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語其僞妄駁雜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上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

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字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爲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庶幾澡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論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爲僧不願爲僧道者聽其爲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宮

于憫忠寺盡焚道藏偽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臣磐等聞老氏之爲道也以清淨爲宗無爲爲本謙冲以處已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分派列徒屬寢盛襲訛成僞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爲汙穢無爲一變無所不爲如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僊恍惚誕幻帛書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旦敗露爲武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惑衆倡亂天下爲皇甫嵩曹魏所滅宋王仔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爲姦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僊卿禳大水不驗竝爲徽宗誅竄而死迨今末年復有麻被先生鐵笠李

二人以姦謀祕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爲淫污之行咸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惟禍亂之源姦宄之本率皆假符籙以神其教託僞經以警其俗橫肆巧誣倡爲詭狀詆毀聖教寇攘內典固已悖老氏不爭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孽子自內作悞將誰咎哉且夫釋氏之教宏濶勝大非他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東冒扶桑西極昧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蟲草木胎卵溼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佛爲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無礙之真

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世人之沉淪幻海顛覆迷津展轉多生流連累劫將使之脫凡企聖蠲弊崇真故神光破沉晦之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謀輒形媚忌雖積毀銷骨衆煦漂山法體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毀日月何傷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奚損河海之大多見其不知量也欽惟聖天子識超四諦道慕三乘叅無象之真空傳法王之心印所以尊崇之禮歸向之誠矯百僞以從真黜群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

焉況乎筆墨勸姪妖術誤世恣爲欺誑鼓蕩群愚若不大爲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天下後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有真有僞常混然而同處雜然而竝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物明照群情則紅紫之亂朱注淫之變雅是孰得而辯明之哉由是言之聖天子匡濟真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槩諸聖不可有加矣予以鑒舍靈之耳目開正途之荒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徧滿恒河沙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衍縣儲君之福利鼎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旣乎是可述也臣磐等敬

爲之書以貽後人俾爲老氏之學者有所警焉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 日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近據長春宮先生王志真等告奉福寺淵僧錄使令小和尚馬戒顯放火燒訖本宮倉庫房舍及盛放米糧三千九百餘石并油麵鹽粉公事歸問得當始元係是甘提點教道馬戒顯交指著淵僧錄使令放火王志真使令馮道童將馬戒顯作放火賊人捉拿及詐作知宮名字馮道童教唆語言告狀人又問得元告糧食不曾燒訖却指此爲名於諸人處要訖施利錢物取其各各招伏六月二十

二日有字羅副樞張平章張右丞焦尚書耿參政脫因脫里阿里尚書等官員欽奉聖旨節該先生與和尚爭奪的觀院其間聚著五百箇來先生把著棍棒打和尚每來他每教活裏不行胡做呵那裏有那般體例前京兆府地面裏王祖師菴頭聚著人衆生反心來如今這先生每又那般胡行有這先生每明白招來了上頭爲頭兒底殺了兩箇也別箇的割了耳朵鼻子的割了也別箇的打了也其餘的交做了軍也這般斷了也欽此除今將斷訖人數開具下項及將提點甘志泉首級於本宮門首竿子上常川懸掛

合行立石曉諭者正典刑二名教令虛指淵僧錄放
火犯人提點甘志泉虛拿馬戒顯放火賊人知宮王
志真割耳朶鼻子一名添寫狀情節人提點蔡志祥
流於邊遠六名聚衆行兇人殷鶴童陳道廣上都先
告狀人王志玉陳志用寫狀檢人蘭德義虛報燒訖
糧食人李德禎斷放三人使令王志真告狀人提點
蔡志希同告狀人副宮周道旋賈志柔

右示諸人通知

至元十七年六月

日立石

聖旨就大都大憫忠寺焚燒道藏偽經除道德經外

盡行燒毀遂命拈香舉火謝恩畢拈香云佛心天子
愍衆生恐墮三塗邪見坑箇裏了無偏黨處就中朱
紫要分明所以道聖鑑無私天機莫測既來頌德敢
不酬恩此香端爲祝延大元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
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金輪與法輪同轉福越三祇舜
日共佛日齊明壽延億劫次舉火云憶昔當年明帝
時曾憑烈焰辯妍媸大元天子續洪範顯正摧邪誰
不知嗟乎道教陰靈佛書自古至今造訛捏僞盜竊
釋經言句圖謀貝葉題名謗毀如來賊誣先聖醜辭
惡語何可言哉無帶狂談實難徧舉始自張陵杜撰

不遵老氏玄言謬作醮書兼集靈寶詐道從空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鬼法以誑惑愚夫設五運神符而麗姦匹婦以此觀之葛孝先徒搜要妙陶弘景謾述浮辭杜光庭白拈巧偷劫賊無異陸脩靜外好裏弱說客何殊若非喫苦不甘爭肯說長道短鮑靜被誅猶可王浮招報非輕傳奕姜斌不堪齒錄張生集輩何足言論寇謙之口舌瀾翻損他利已林靈素機謀諂詐敗國亡家毀人祖今定遭一時之辱滅賢良今必招三世之殃因果無差報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貶嗟道世雖再而難爲致令釋子傷心

幸得皇天開眼恭惟我大元世主聖明皇帝陛下闢邪歸正去僞存真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咸登覺路雪冤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莫能酬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後從此灰飛煙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大都報恩禪寺林泉倫吉祥長老
奉勅下火

虛鐘受扣集

元 如意長老 奉詔 撰

如意答石介怪記

宋石介字守道作怪說誣謗佛老昧他耳目通人不惑但誑愚夫爾乃曰中國聖人之所治也四民之常居也衣冠之所聚也而釋氏髡髮左衽不士不農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禮樂之所施五常之所被而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所滿真可怪也又云人君見一日蝕一星殞風雨不時草木不植則爲天地之怪也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

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移四民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之祀祭反不知爲怪而更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梟鳴野鵲噪草雉入人以爲怪而離父子習夷鬼千有餘年反不爲怪乎余答之曰夫好同惡異人之常情不達道之淵源而辯像服之異是知石而不知玉爾夫聖人出世利濟尤深根羈不同設教亦異或明域中之訓則說五乘或闡象外之風獨標一極破自然而談因果緣會而生爲滯有而演真空諸法無性應病設藥故有多方究竟歸宗不存一法而頑夫愚俗浪鼓口舌不達是非妄興辯論而不思所

同者道所異者服且孔子所談仁義者佛家所謂慈愛也老子所稱玄妙者佛家所謂空寂也至理不殊於文小變且夫禹入裸國脫去衣冠順其俗也太伯奔吳文身斷髮合其儀也豈爲怪乎變俗以爲會其道故捨君臣華服非悖禮也捐親以爲棄其累故亡妻子之情非慢俗也子陵抗禮於光武愈見尊嚴逸民不事於王侯高尚其志不明其本謬斥以夷亦猶楚靈詎天天何怒哉子貢譽天天何喜哉喜怒不涉而詬譽自辱夫聖人在天不求於世但留典教市布神州不言之化自行無爲之風自靡星羅梵剎綦布

伽藍設像安人獻華酌水王侯禮重士庶欽崇苟無大功孰肯崇奉且夫自漢至今歷年如此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靈也其可欺乎決不誣矣大凡爲人之道力量自知石介但以書生智同芥子將已不達妄毀聖人同斥鷃之笑鯢鵬似朝菌之輕松柏類乎魏文火浣入火愈鮮昆吾之劍切玉轉利豈可不覩便責爲謬乎石介之智比孫綽而小焉石介之才比昭明而淺矣石介之論比王通而難鄰石介之文比柳子而罕及石介之位望魏徵而地天石介之學校蘇軾而涔海石介之議連陸

贊而狗麟石介之詩攀杜甫而金鐵上之君子悉皆
信佛汝之材量孰不勝之而妄意貶駁訕斥大聖佛
如日月也疇可愈焉昔田巴強辯勝人之口不伏人
之心口毀三皇坐非五帝至今聞之人猶切齒况佛
六通縣鑑萬古無敵而妬聖嫉賢奴屑婢舌恣出其
口多見其不知量也六帖中載虞世南飯千僧手疏
則曰弟子虞世南稽首和南十方三寶弟子早年嘗
遇重病卽時運心願託佛力差愈之日奉設千僧齋
今謹於道場飯供百僧疏會以斯願力希世生生
常無病惱并及七世父母六道怨親竝同今願又聞

帝紀得世南史論辯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晉滅
佛道二教之事問者曰邕廢二教是耶非耶先生曰
非也請與論之釋氏之法空有不滯人我兼忘絕生
死之根去大患之累榮利無嬰歸於寂滅此象外之
談也老子之義則谷神不死玄牝長存微妙同玄騰
龍駕鶴此域中之教也至於勝殘去殺止競尚仁竝
有益於王化無乖越於典謨縱人有虧於法何黜今
以僧徒犯律道士違經便謂其教可捐其道可絕何
異責禱杙而廢堯怨有苗而黜禹見瓠子之泛濫遽
塞河源覩崑嶽之方炎卽投金鑊曾不思潤下之德

利濟尤深變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觀海多自不知
蜩鳩翔榆恥逢鵬翼局於小量暗於大方輪迴長夜
之迷自貽沉溺之苦疑悞後人良可痛哉余讀此文
乃知世南真奇人也唐太宗嘗稱世南有四絕一曰
德行二曰忠信三曰文章四曰筆札夫有異行者必
有異能有異能者必有異才觀世南之爲人也事君
忠厚與友直諒德高物表學盡天人窮釋老之幽宗
達聖人之玄趣字高一代行貫四科登翰苑之瀛洲
擅文場之綺席信佛篤敬尊奉釋僧師襄陽林公爲
金蘭之契豈與韓愈石介倔強求名坐井觀天瞽言

非聖不入通人之論濫廁豎儒之流下愚不移斯言
效矣

聖旨特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碑文

元如意長老奉勅撰

蓋聞三祇鍊行證真淨之法身六度修因果圓融之
妙覺無生無滅絕三際之去來不晦不明離百非之
朕跡但以真慈易物昔願今酬鳳翥迦維龍飛道樹
無相見相頓彰百億之身常名非名普應大千之界
破十軍於座上聲振於九天會諸聖於覺場光流於
萬國御三輪而赴感遐邇咸周縣四辯以談詮聖凡

總被教闡一十二部門開八萬四千蘊十智之韜鉗
知來藏往運六通之神鑑洞古披今綰十號以稱尊
跨三界而獨步智窮真際十聖慶獲於朝聞妙極重
玄六師甘欣於夕死拔火宅之熱惱引解脫之清涼
無勞傳說之霖濟四生於六道非假曦和之照蕩七
趣於重昏慈雲陰有頂之天法雨潤無疆之域萬靈
翊衛若衆星之拱北辰五印傾心類百川之宗東海
豈止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實乃彈壓九流牢籠萬彙
縱周公之制禮作樂仲尼之讚易修書莊老之談玄
軻雄之論道張華之博物輔嗣之通微郭璞之多聞

左慈之神化舒向金玉淵海馬班黼黻河漢並驅馳
於域內言未達於大方宜爲治世之高賢難作出塵
之教主若非理包象外道越寰中蔽群聖而不慚冠
百家而拔萃何能總斯衆妙集此大成者哉逮乎化
緣將謝顧命懇懃正法付於阿難心印傳於迦葉然
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河超二死之樊籠湛三點之圓
寂然而大慈不恡利物情深粉金剛不壞之身留舍
利通靈之骨色含明玉堅侔真金龍王天帝各分建
於自宮印度閻浮競崇興於寶塔百年之後敬奉彌
隆有阿育輪王統攝瞻部廣樹靈塔八萬四千從此

神跡徧於五天聖化覃於四海洎乎漢明夜夢聲教昭宣譯梵貝於蘭臺室中繪金容於顯節陵上始波騰於帝紀終風靡於閭閻由是吳王創起於建初隋主盛興於京洛皇都帝邑褰布伽藍沃野名山星陳宰堵莫不金盤耀日與仙掌以相高寶鐸搖風雜天音而其響層簷偃蹇上軼於大清壘棋駢羅傍廻於日月丹楹鴈列紺瓦鴛分金龍螭蟠於華梁玉鳳翔翔於繡戶忽若龍宮之化出恍疑天上之移來斯皆發自於信心非是誘惑而妄作我大元之有天下也宗堯祖舜踵禹基湯聖道協於金輪明德光於玉曆

應乾革命有此武功英聲震於百蠻威稜加於萬國八荒入貢九服來賓纂四聖之丕圖膺千載之期運規億兆之遠度恢奕世之宏綱緯武經文制禮作樂建都定鼎樹闕營宮以爲非巨麗無以顯尊嚴非雄壯無以威天下遂乃闢閭闔構元殿興傑閣架紫宸飾以丹青縹以綺縠金題玉碣上下交輝藻悅雕梁縱橫散彩行商客之洪範列步武之威儀陳鐘鼓以醺王侯會百僚而朝萬國將將濟濟穆穆煌煌真天子之盛禮也聽政之暇留意佛門遵祖宗之舊章行寬仁之溫詔凡是佛子悉獲肅安屢召名僧講論玄

奧誠心佛法誦百藏之金文探蹟未聞聆三乘之妙義恒慮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爲基莫如起塔興神龍之扶護資社稷之久長卽於都城坤隅禁苑之內箕踵漫衍塋壇寬平磨玉礪珉樹斯寶塔初舊都通玄關北有永安寺殿堂廢盡惟塔存焉觀其名額釋迦舍利之塔考其石刻大遼壽昌二年三月十五日顯密圓通法師道殿之所造也內有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無垢淨光等陀羅尼經五部水晶爲軸因罹兵火荒涼蕪沒每於淨夜屢放神光近居驚惶疑爲失火卽而仰視煙焰却無乃知舍利威

靈人始禮敬奉御禿列奏其祥瑞上聞而信之欲增巨麗俾開舊塔發而詳視果有香泥小塔下啓石函中有鐵塔內貯銅銚香水盈滿皎然鮮白色如玉漿舍利堅圓燦若金粟前二龍王跪而守護案上五經宛然無損金珠七寶異果十種列而供養銚底獲一銅錢上鑄至元通寶四字乃知聖人制法預定冥中待時呈顯開乎天意卽至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帝后閱之愈加崇重卽迎其舍利立斯寶塔取軍持之像標默都之儀妙罄奇功深窮剏闢瓊瑤上卸硃戟下成表法設模座鍤禽獸角垂玉杵階布石欄簷掛

華鬘身絡珠網珍鐸迎風而韻響金盤向日而光輝
亭亭高聳遙映於紫宮岌岌孤危上陵於碧落制度
之巧古今罕有爰有國師益鄰真者西番人也聰明
神解羈局淵深顯敎密敎無不通融大乘小乘悉皆
朗悟勝緣符會德簡帝心每念皇家信佛建此靈勳
益國安民須憑神咒乃依密敎排布莊嚴安置如來
身語意業上下周帀條貫有倫第一身所依者先於
塔底鋪設石函刻五方佛白玉石像隨立陳列傍安
八大鬼王八鬼毋輪并其形像用固其下次於須彌
石座之上鏤護法諸神主財寶天八大天神八大梵

王四王九曜及護十方天龍之像後於銚身安置圖
印諸聖圖像卽十方諸佛三世調御般若佛母大白
傘蓋佛尊勝無垢淨光摩利支天金剛摧碎不空罽
索不動尊明王金剛手菩薩文殊觀音甲乙環布第
二語所依陀羅尼者卽佛頂無垢祕密寶篋菩提場
莊嚴迦囉沙拔尼幢頂嚴軍廣博樓閣三記句咒般
若心經諸法因緣生偈如是等百餘大經一一各造
百千餘部夾盛鐵銅嚴整鋪累第三意所依事者銚
身之外琢五方佛表法標顯東方單杵南方寶珠西
方蓮華北方交杵四維間廁四大天母所執毘物又

取西方佛成道處金剛座下黃膩真土及此方東西
五臺岱嶽各山聖迹處土龍腦沉箋紫白栴檀蘇合
鬱金等香金銀珠璣珊瑚七寶共擣香泥造小香塔
一千八箇又以安息金顏白膠熏陸都梁甘松等香
和雜香泥印造小香塔一十三萬竝置塔中宛如三
寶常住不滅則神功聖德空界難量護國佑民於斯
有在竊論古今賢哲但載空名校其靈蹤杳然無迹
黃帝喬山之塚謾塋衣冠虞舜蒼梧之陵空委韶樂
伏羲但存於八卦文命唯設於九疇奚聞不朽之真
詎見剛貞之骨豈若牟尼舍利神化無方鍊而愈精

銳而愈固金堅玉潤歷古恒傳聖帝明王累朝欽奉
故唐太宗皇帝有讚云

功成積劫印紋端

不是南山得恐難

眼覩數重金色潤

子擎一片玉光寒

煉時百火精神透

藏處千年瑩彩完

定果熏修真祕密

信心莫作等閑看

宋仁宗皇帝讚鳳翔法門寺舍利塔偈曰

金骨靈牙體可誇

毫光一道透雲霞

鐵鎚任打徒勞力

百火焚燒色轉加

歷代君王曾供養

累朝天子獻香華

年年只聞開舍利 何曾頂戴老君牙

宋仁宗皇帝觀禮舍利述偈讚云

三皇捨質皆歸土 五帝潛形已化塵

夫子域中誇是聖 老聃世上亦言真

埋軀祇見空遺塚 何處將身示後人

惟有吾師金骨在 曾經百鍊色常新

察此至言可爲龜鑑按龍樹菩薩智度論云如來舍利濟物將終變作輪王如意寶珠猶與群生爲大利益則真靈不歇福世何窮今天子不忘付囑之言恒存外護之意篤信佛理食息匪移凡殿宇新成必召

僧焚講新都適就先創斯塔托佛力之加祐與寶祚之永長保大業之隆昌享天祿於遐載懼陵遷而谷變恐鴻烈而弗傳爰詔末釋發揮斯道余才非琳遠學愧生融勉力擣毫乏曹娥之八字竭情抒思勞楊雄之五神欽吾皇弘贊之心嘉舍利重光之美手舞足蹈謹系銘言金藏雲垂玉蘂華芳妙哉賢劫千佛表祥聖祖能仁第四出世雲起陀天風翔迦衛天擎寶蓋龍吐金盆東西獨步上下稱尊道成摩竭智滿覺場青蓮出水皓月騰光聲徧塵方法周沙界無爲而化不言而會剖塵中經指衣內寶迷者知歸愚者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likely a list or index. The text is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first column contains the numbers 1 through 10. The subsequent columns contain names and titles, such as 王陽明, 王守仁, 王龍溪, 王龍溪, 王龍溪, 王龍溪, 王龍溪, 王龍溪, 王龍溪, 王龍溪.

下八

拾五